

三
 十
 亦
 乘
 經
 州
 溫

章
 而
 辨
 者

亦

經

州

溫

民國十年浙江公立
圖書館校裝

溫州經籍志目錄

浙江公立圖書館編

卷首 敘例 屈序

卷一 易類

卷二 書類 詩類

卷三 禮類

卷四 禮類

卷五 春秋類 孝經類 五經總義類

卷六 四書類

卷七 樂類 小學類

卷八 正史類 編年類 紀事本末類 別史類 雜史類

卷九 詔令奏議類

傳記類 史鈔類 載記類 時令類

卷十 地理類上

卷十一 地理類中

卷十二 地理類下

卷十三 職官類 小政書類 目錄類 史評類

卷十四 儒家類

卷十五 儒家類

卷十六 兵家類 法家類 醫家類

卷十七 天文算法類 術數類 藝術類 譜錄類 禡家類

卷十八 類書類 小說家類 釋家類 道家類

卷十九 楚辭類 別集類 唐宋

卷二十 別集類 宋

卷二十一 別集類 宋

卷二十二 別集類 宋

卷二十三 別集類 宋

卷二十四 別集類 元

卷二十五 別集類 明

卷二十六 別集類 明

卷二十七 別集類 明

卷二十八 別集類 明

卷二十九 別集類 明

卷三十 別集類 清

卷三十一 別集類 清

卷三十二 總集類

卷三十三 總集類 詩文評類 詞曲類

卷三十四 外編上

卷三十五 外編下

卷三十六 辨誤

卷三十四	外編上
卷三十五	外編下
卷三十六	辨誤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溫州經籍志敘例

魏邑之志經籍者蓋士訓之駢枝書錄之流裔也關東風俗之傳墳籍成

篇北周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有墳籍志見劉知幾史通書志篇嘉泰會稽之志遺書有錄方志書目此

其蘊溢元明舊記多沿茲佗厥後撰著漸繁紀載難悉遂勅專志別帙單

行簿錄之體不淆釋地徵文之例斯為宏焉地志書目別為專書不知始

十有祁承燦兩浙著作考四十六卷曹學佺蜀中著倫記十卷周天錫慎

江文徵三十八載明元嘉姜準亦有東嘉書目考諸書均不傳無由知其

體例洪亮吉更生齋甲集三有刑澍全秦執文錄敘稱其溫州自唐呂來

書仿歷史就文志而參以經義攷之例今亦未見其書

魁儒璋學纂述斐然而圖經所載廬具書名不詳崖略疑扁踏謬疇討靡

資惟嘉慶平陽縣志道光樂清縣志經籍一門略存敘跋湯成烈咸豐元

多一縣且元嘉諸儒遺書湯今特為補輯勒成斯編物存幸較兼拾闕遺匪

敢謂梓桑文籍盡匍亏斯然唐宋而後嘉道目前凡人尚存者著述不收

中壘校書是有別錄釋名辨類厥體綦詳後世公私書錄率有解題自派
宋之崇文巡 熙朝之四庫目誦所及殆數十家大都餘簡攸殊而軌
轍不異至於篇題之下香迳敘跋目錄之外采證羣書通攷經籍一門實
勗茲例朱氏經義攷祖述馬書益恢郭郭觀其擇揮羣執研覈臧否信校
讐之總匯攷鏡之淵極也此書之倫意存咳荀故輒遠軌鄱陽近宗秀水
度廣甄錄用荀攷稽

劉略班執類分呂六厥後荀勗勗四部之名王儉樹七志之目分別部居
襍而不逸勝朝地志所紀執文多目人次此例亦不知昉于何書宋高俚
孫刻錄載戴阮王謝四家著述
各以族姓相次義類紛舛實非史裁蓋經執異軌史子殊原不有區分曷
又與此不同 資參證故此編分類一遵四部至子目分合古錄多殊惟
庫總目辨析最精配隸尤當今之編纂實奉為圭臬焉總目所分子目其
無者則依孫星衍廉石居
書或溫州著述所
臧書記例標曰某類無

目錄之別存佚自唐釋智昇開元釋教錄始也朱氏沿厥舊規增成四目
存佚之外有曰闕者篇簡俄空世無完帙也有曰未見者弄臧未絕購覘
則難也四者昉分實優檢輯焚存闕茲憑目諗不慮譌踏惟未見與佚雖
箸錄有無足為左契而時代遷易未可刻舟朱書之例原始明代還亏
國初志錄所收若偶未見茲不注佚今朱氏幾二百季上游勝朝尤為
遠邈豈無瑋篇珍帙晦而復顯咎艱尋購今則通行而隱祕之書湮沒已
久傳播殆絕無事存疑故此編未見之書所據臧目斷自 昭代明人
所紀並入佚科凡明時有桑本者雖 國朝諸目未經著錄夫注未見
又黃氏千頃堂書目所收明人書至博燹多存虛目不必
真有臧本故雖時代匪遙 更有書匪目觀而傳帙塙存者如 四庫全書
其不詳卷帙者茲注曰佚 天府釋道兩家各有專臧釋書據雍正中臧經館所聚龍臧策不
記道書據明白雲齋道臧目錄詳注
必經覽即定為存分別觀之是在鴻博 網羅放失有異鑿臧書不盡存目宜徵實唐修五代經籍志均注以書悉

據梁有七錄所有也梁有者阮孝緒朱氏經義攷所紀卷數多援史志實事求是此為

精例是編廣意蒐尋必求審諦凡隱篇秘笈久無傳本者苟著在前錄悉

注行閒書目所無別據它書錄入者夫注所出之書其據萬厯溫州府志

則不注府縣志以省繁冗書用榻采摭之本原且證論佚之時代其見存

名卷帙校數異同並放此

舊帙紀述稠疊博引錄俾有類旒綴燦如經籍執文史家專志鼂陳鄭馬

儲臧古目目及乾隆四庫提全書之綱要晉江千頃粹五史之闕文

千頃堂書目原本實明史執文志稟見朱彝尊明詩綜八十九及盧文弨

抱經堂文集七其所載書較官撰明史更為精博至每類後所附宋遠金

元人書則又目補四史之闕略故雖出近代實目錄家要帙也於鈐鍵執林津逮文苑凡卷帙異同流傳

廣狹是實足徵不宐從略故今凡遇此諸目所收無論存亡並為詳注也

宋志所無者取倪燦補志元史無執文志夫取錢大昕補志

銷希弁讀書附志本附龜志之後今夫與鼂志一律錄入

古書流傳寢遠遞更鈔梓名滑亏婁刻卷異亏重編苟不辨其原流將至

展卷茫昧此志亏見存之書標顯卷數悉遵舊本其有新槩重定篇弟筌

互則附注下方使先後昭晰優劣粲然至亏區編逸籍敘錄多藉婚易分

并尤難鉤核今則據舊目目游厥初證羣籍目廣其異名期從朔卷必徵

全附斟駁文用資攷覈

彭城史通首論限斷地志書目蓋夫宐燹世俗崇飾人文恆多段借總其

凡取厥有二端一日僑寄一日依託蓋羈邑之人遷徙無常父子之間籍

貫頓異如不有畛域則一卷之中人殊燕越體例蕪襍不足取信此編所

收文籍區別特嚴大抵自內出者錄父而刪子如經部錄葉味道儀禮解

注之呂父尚溫產子則異籍也自外入者錄子而缺父如集部錄徐璣二

類徐定春目子已士著父猶厲公也至如偽倫新編嫁名前哲辟究既難

秋解之類目子已士著父猶厲公也至如偽倫新編嫁名前哲辟究既難

采錄宐審今凡遇鈔迯舊籍塙有主名如鄭景望蒙齋筆談即鈔葉於按

厥根芟槩迯芟其有書非襲舊人實傳疑如周禮詳說類則姑為綴錄

目竢參定凡此諸類舊存今削者更加延證別為辨誤度知刊刻有由異

溫州府志 卷首 敘例

亏逞肌棄取其韞縣志未載而它書誤題溫州人者大附辨之恐後人不致誤據以補入也

敘跋之文雅俗襍紐宋元古帙傳播浸希自非繆悠悉付掌錄明氏以來

略區存汰大氏原流綜悉有資攷校義旨闕眇足其誦覽凡此二者並為

據采或有督士剿剽雅馴既少書林衍鬻頭綴猥多則塵存凡目用歸簡

要張氏臧書志亏習見之書序跋皆塵存目今略放其例若編帙既已孤文塵在則縱有疵類不廢

遙膳復以馬朱兩攷凡錄舊文不詳典據沾媼塗竄每異本書偶涉讐勘

輒滋悖悟今亦依張志之例凡舊編具在者並依朱考於文首揭著某某

繫銜亦仍其舊凡敘跋文字從它書采入者並依朱考於文首揭著某某

冠以某某敘跋之題跋其據本書甄錄者既備載全文則姓名已具故不復

亦張氏臧書志例也其有名作孤行檄徵它籍者則荀楫相柢於著卷篇

度使覽者得以討原不難覆檢至亏辨證之語刺剝叢殘實難稽覈朱考

概標某曰尤為延略今則直冠書名用懲肌造謝啟昆小學攷已有此例與彼小異耳有刪無改夾殊專輒

祿利興而經義濫風俗敝而小說滋制緝執文別裁宜審而千頃書目增

制舉亏總集百川書志入傳奇亏別叟榛楛勿翦宏達所嗤此編蒐羅務

廣甄擇特嚴凡此兩門雖古帙流傳輒必刪汰若高明琵琶記項喬義則

今並不收度使野言僞說不淆文史至亏譜謀一類古志例收然隋唐目前崇

尚氏族斜上秀行悉登官簿自譜學論廢私書餘襍前勅後修此分彼合

篇帙日增不可殫究故四庫總目不入此目分韻編姓帙增類書舊志

亏家謀閒登一二今竝削之

詔定官書襍成眾手史志所著撰人或惟主監修或塵題經進理無專屬

途例未聞況復斷地為書方隅攸限凡在茲科宜必蓋闕至於游宦名賢

實多載述如緝之郡記開編譜之閱規子溫橘錄萃永嘉之珍產攷徵所

藉掇輯須詳焚主客之閒當有畛域而溫州舊志並與本羈箸述相廁尤

為無例今別錄為外編一卷目為蒐討舊聞之助

兩漢經儒學有命氏劉班所載師法焯燹朱攷凡所標揭以氏繫名例雖
 扞大意則同貫此編所紀不盡詰經之書竊取敬鄉之義故所稱述茲沿
 朱例至朱攷蒼稗羣書雖區世代然不標明易滋淆舛今各加識別俾尋
 覽瞭如一代之人或有先後則茲據科第生卒之季略為排比千頃堂書
 類悉以科第先後分別著錄燹鄉解與會試鎔出無緒遂多種復今悉依
 舉人頭名為次第可較若畫一至雍正通志及萬厯乾隆二府志選舉一
 門科榜先後每多乖異則並依葛厯府志為其有義士逸民身邁易姓苟
 正諸貢及無科第者並約其時代附於其後四庫總目例也至亏姓氏
 節崇肥遞則仍係故朝若宋林景熙元朱希晦之類謹遵

久湮事實不著者則增一代之末用埃攷定再為敘次
 寫錄之次馬朱互異貴與殫心舊錄故敘跋繫晁陳之後錫鬯博綜佚聞
 則傳狀冠志目之前凡此科條未為允協今之寫定輒為夏張大抵每書
 之下敘跋為首目錄次之評議之語又其次也其有遺事叢談略綴一二
 苟地志已具則無貴餘徵凡通志府縣志有傳者並不復詳其事蹟至亏申證精奧規檢譌誤

一得之愚不敢自祕殿亏末簡以質大雅己已之夏屬稟伊始寒暑再夏
 條緒物大凡為卷三十有三外編二卷辨誤一卷增焉著亏錄者一千三
 百餘家所目見者十一而已自知徒殫匆集之勤未窺述伦之惜紕繆奪
 扁懼弗克免用竅方聞理而董之

溫州經籍志序

夫九流百氏塗轍糾紛延閣石渠茂藏繁積將欲登瀛岳於尺組彙宙合
爲一編蒼萃羣言舉牢萬有則藝文之志史氏之職也若乃陳留耆舊荆
楚歲時存先正之楷模萃宗邦之文獻襞積裘腋鉤稽緇繩蘇惠遺詩採
自武功之志袁宏小賦錄從江夏之經綜厥源流勒爲典要庶幾前賢手
澤不就湮霾皇史徵求得所依據方聞之士蓋有志焉漸江爲著作之林
甌海更人文之藪華蓋洞天之勝丹霞赤水之奇足以亭毒萬流胚胎眾
秀止齋水心導其緒茂恭宗豫踵其徽靡不家握隨珠人懷寶槩盛名鼎
鼎大集觥觥而陶隱山荒空留丹室奎文亭在難覓青箱雖盛弗傳致可
慨已則有瑞安孫先生仲容譽推宗匠系出名門家學夙膺箕裘克紹凡
夫蟲篆之迹豹鼠之辨表縈經天之製廣輪緯地之儀九軌二厯參周髀
之緒合黎弱水補涿鹿之遺莫不寄懷絲邈植思幽窳奧姿獨闢畦徑能

探張茂先之洽聞三十餘乘鄭夾漈之博物五十八籤方之晉賢殆無愧色而又瀾心眾妙洞鏡萬流騰舌名公出揚朱育之對關心鄉里入簪虞卿之書累月經年芻搜遠紹爰攷求鄉先達著作上斷唐宋下迄勝國撮其大要別其存佚成溫州經籍志三十六卷列名者千三百餘家偉矣備矣虞世南北堂之鈔劉更生東觀之目鈐鍵藝林津逮後學瀏覽一過實綜三長夫其博識多聞便便腹笥拾囊中之碎錦撥劫後之殘灰自天府儲藏洎私家著錄視聽所及甄探靡遺兩本俱存蔡中郎豈其炫博九家畢集荀慈明不以爲嫌雪纂霜鈔類分部列關東風俗之傳無此宏深嘉泰會稽之志遜其滄雅則搜集之富有足稱也郡邑僑寓遷徙靡常父子之間隸籍互異若使橋枳莫辨將爲博雅所譏先生則規矩因心鑪錘在手自內出者錄父而刪子自外入者登子而缺父至若編目肆分四部訂文從人次之訛宦遊增入外編嚴斷地爲書之例存逸不憑臆論卷帙悉

照舊刊則體例之當無可議也廷椿復古割五職以補冬官劉迅續詩採羣言以張風雅文人好事往往僞作新編嫁名往哲歷年既久鑒別自難先生則運以精心抒其卓識闢汲冢古文之僞正蒙齋筆談之非傳信千秋折衷一是外之如制藝小說之作文本別裁監修進奉之書事非專屬概從刪削不列簡編則去取之嚴至足法也嗟乎茂陵遺橐半佚人間覆瓿元文空期後世錦字銷殘於白蠹蜀箋零落於寒灰作者千百傳者萬一各抱石室名山之夙願終逐零紈斷素以俱湮魯壁秦阮古今一慨然則收敗箝掩殘齒備一方掌故之稽存中原文獻之目洵可謂上功往彥下啟後賢續聖火以常明濬涸流而不斷者矣

映光 晉在梓鄉久欽星斗洎遊杭會親接風規備承荀鶴之儀竊起聃龍之歎高文典冊一生首重宣城前輩芳型當代尤傾北海一自皖水驅車金陵攬轡再歸東越已慟西州人琴俱亡梁木安放會以備官屏翰觀政鄉邦每當塵牘之餘閑時

復緬懷於舊德竊欲廣搜遺著大闡幽光仰體國家勵學之心以盡斯文後起之責徒以戎馬倉皇簿書填委偉長中論猶貯於篋中敬禮遺文未編夫身後悠悠數載耿耿此衷今夏巡視甬東重過通德之居彌益黃墟之痛往從先生之介弟貽澤獲此遺藁亟為校次傳付剞劂殺青既竟略敘緣起蠡測之談自慚無當辦香之志永矢勿諼而已
民國四年十月臨海屈映光

溫州經籍志卷一

經部

易類

宋

鮑氏極 周易重注

十卷

托克托宋史藝文志一朱睦㮮授經圖易四朱彝尊經義考十八王光蘊萬厯溫州府志十七作九卷

廣贊

八卷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朱震周易卦圖上近世楊傑鮑極論卦變之義鮑日遜陰長之卦邪道

瑞安

孫詒讓



並興聖人易一爻而成无妄欲以正道止其邪也

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中鮑極周易重注十卷治平中撰右司諫鄭獬表進祕閣校理錢藻序宣和祕書少監孫近重行改定取贊附經之末以全一家之書極建昌軍司戶

湯成烈咸豐永嘉縣志二十按乾隆府縣志引萬厯府志周易重注九卷又廣贊八卷據胡氏稱周易重注十卷宣和中孫近重行改定取贊附經之末云云則贊已併為一書即宋志所載十卷者是也且廣贊亦未必有八卷之多當是萬厯志誤

葉適朝散大夫主管冲佑觀鮑公墓誌銘曾祖極宿州教授有聞熙豐中翰林學士梁公燾銘其墓水心文集十六

案廣贊八卷載於萬厯府志當本宋元舊志湯氏永嘉縣志藝文錄以宋藝文志及胡氏翼傳不載鮑贊原本遂竟刪之殊失

闕疑之惜今仍錄入

周氏行己易講義浮沚集四

佚

自敘易之為書伏羲始作八卦文王因而重之孔子繫之以辭于是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而在野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細縕交感變化無窮形則受其生神則發其知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之所以定吉凶生大業也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

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互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遠在八荒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于瞬息微于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所繫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而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用亦未為知易也由是得之于精神之動心術之運與天地同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然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以當知也

浮沚集四

案浮沚周博士行己伊川程子門人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

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易講義宋以來書目並未著錄惟其敘見永樂大典本浮沚集四其卷二經解內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一篇疑即講義逸文也

何氏

逢原

周易解說

經義考二十五

王圻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作易解說

佚經義考二十五

王十朋何提刑墓誌銘公諱逢原字希深世為溫人公姿穎異兒時強記覽落筆語驚人擢進士乙科調秀州司戶參軍未赴除敕令所刪定官改承奉郎遷祕書省正字通判池州秩滿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司郎中起居舍人中書舍人除添差通判處州除浙東參議官改提舉湖北常平茶鹽事徙知嘉州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除知夔州未至改潼川路提點刑獄事就差轉運副使乾道二年召赴行在除金部郎中丐

祠除福建提點刑獄事四年三月卒於官舍年六十三公為人謙恭樂易持心近厚不為崖異行長於理學梅溪後集二十九

案梅溪後集何提刑墓誌載逢原所著書無周易解說之目宋末嚴州分水亦有何逢原著有易通旨舊通志及府縣志於兩人纂述往往互淆詳辨此書既不見於誌或亦分水何逢原所作然梅溪後集十三送何希深舍人赴召詩有平叔淵源易論語之句是希深固治易學者希深有論語集解十卷別著錄又續文獻通考及經義考於此書下均載希深官秩事蹟並與梅溪所作墓誌同

今姑據錄入以備參證

諸葛氏說良園易說經義考二十五

佚經義考二十五

陳傅良福州長樂縣主簿諸葛公行狀公負當世志學不為章句訓詁

淺事年且五十德日加修講問日加切余嘗見公暨張洎忠甫夜論學自敘讀書二十年得一健字有易論語說若干卷碑誌詩文若干卷齋文集五十一

案良園諸葛主簿說萬厓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薛氏季宣古文周易

十二卷經義考二十六

佚經義考二十六

古易經二篇彖象文言繫辭說卦序卦雜卦總十篇以參校別異同定著十二篇皆已刊正可誦讀也道隱久矣書存而著可即之見道者聖人之遺經不幸遭秦絕學舉煨燼無完書惟易號數術家故獨免而傳後包羲之卦文王周公之辭仲尼之贊於是乎具在天豈有意斯文哉

何其保之之固也它經雖玄妙難擬要皆自易出也夫禮樂王政之紀綱詩書春秋其已事也凡名數聲音性命事物之理非易無自見也六經之道易為之宗故它經亡而易傳不殊其書之存也假易亡其數卦其害將可言哉天之所以相後人何如其切至於六經大難之際迺保易全之而人有重不幸者易師為之也夫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盡天地萬物之道者也辭占象數皆其一物而易師者析之以教雖互有啟發於義駁矣易道之隱其肇茲乎且八卦條陳六爻咸列繫辭其下易之故也仲尼贊述其義未嘗不錯以成文分繫卦爻非其旨矣欲明聖人之意舍故書何稽乎是以差次其書盡復於古古文不可得見故以正隸寫之判文言為二篇象有小大之別易經無義不足辨焉惟文言一篇舊失其序雖先儒謂次象象或以為次繫辭以理言之皆非其舊夫乾坤易之門也非乾坤無以見易故以文言起之而係之象辭象若繫

辭之後恐非必然先儒所云蓋即今文以求古也今文布象象卦爻之下故文言不得不居後非元在後也雖然不敢以己見為必得姑從其近是者之次以待後之明哲若夫傳注之失得在所不論良齋浪語集

自敘誤義考二十六

案良齋薛文憲公季宣宋史儒林傳四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

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名臣傳並有傳所定古文周易

今無傳本其分合之次則書後之文尚有可攷蓋上經第一下

經第二象辭第三大象第四小象第五乾文言第六坤文言第

七上繫第八下繫第九說卦第十序卦第十一雜卦第十二也

考宋時言古易者凡六家篇次大略相同其異者王洙古易本

上下經惟載爻辭卦辭別為一篇晁說之古周易本其書止八

卷不分卦爻而象象繫辭亦不分上下篇最謬者吳仁傑古周

易本以爻辭為繫辭以繫辭為說卦名為考古實則逞臆亂經最善者呂大防周易古經本不分卦爻為二不併上下象為一在諸本中獨為復古孔穎達周易正義一一家數十翼云上象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禘卦十鄭學呂祖謙古易雖云從晁本之徒並同此說呂本與孔所舉悉同重定然實與呂本暗合朱子作本義即用其本非無見也又有程迥古易章句本篇次分合同呂本惟文言次小象後則與王晁本同艮齋所定本以文言次象象用王晁程三家本自序所謂從其近是者之次也其合上下象為一分文言為二則與六家之說全異而與宋初胡旦周易演聖通論本乃適符合然後敘未舉胡書蓋寫定時偶未見矣

宋氏晉之乾坤二卦講義

一卷樓鑰攻媿集一百九

佚三平一頁以太子事兼四平四頁樓鑰朝散郎致仕宋君墓誌銘君諱晉之正卿其字也舊名孝先字舜卿五季時處土靖白福之長谿徙溫之樂清今入葉矣君弱冠從梅谿先生王十朋遊未幾入太學登乙科授迪功郎汀州司戶參軍移長谿丞調臨海令再調光化令改奉議郎知奉化縣授信州通判秩滿竟以朝散郎致仕翩然還家有古樟蔭蔽甚廣自號樟坡居士嘉定四年八月終於家君敏而靜貫穿百家不為艱深之文明白豐贍詩辭高勝淡而實腴詩文甚多隨有散佚今惟乾坤二卦中庸大學禹貢洪範講義春秋十二公論各一卷歷代中興君臣論二卷擬進萬年書一卷樟坡集三十卷藏焉攻媿集一百九

戴氏溪易總說周易啟蒙翼傳中授經圖易四並作周易總義又授經圖復出作周易總說萬麻溫州府志十七作易經總說二卷直齋書錄解題一文獻通考一百七十六宋史藝文志一授經圖易四經義考三十二

佚經義考三十二

直齋書錄解題一易總說二卷端明殿學士永嘉戴溪肖望撰每卦為一篇嘉定初為東宮端尹作此以授景獻

周易啟蒙翼傳中戴端明周易總義上下二卷不具卦及卦爻辭只每卦說一大段嘉定癸未其子料院掬刊於秣陵郡學

宋史儒林傳四戴溪為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為說以進

案岷隱戴文端公溪宋史儒林傳四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易說宋史本傳載

其為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時承景獻太子命而作景獻太子詢宗室傳三攷無名氏中興館閣續錄七官聯門祕書監戴溪嘉

定三年二月以太子詹事兼四年四月為權工部尚書此書蓋

即其時所進也

林氏應辰易說經義考三十二

佚經義考三十二

乾隆平陽縣志十五林拱辰弟應辰字渭起淳熙進士監尚書六部門所著有易說騷解

戴氏蒙易說經義考三十二

佚經義考三十二

案戴縣尉蒙朱子弟子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朱氏元昇三易備遺

十卷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一倪燦宋史藝文志補四庫全書總目三

存成德通志堂經解刊本

中書省照劄中書省送到朝請郎新除直祕閣兩浙東路提案刑獄公
事家鉉翁狀鉉翁竊惟義理之學託象數而傳者也魯河南程氏倡道
於洛時則邵雍發經世不傳之妙新安朱氏講學武夷時則蔡元定明
圖書未發之旨今其遺編皆在而世之學者知讀程朱之書而不知窮
邵蔡之學象數之傳無傳焉幸而有一人事此爲事學此爲學蓋千百
而一二者也而沈滯下僚堙厄冗役無以自振拔於當世適仕於鉉翁
之部內是用忘分出位具以名聞竊見承節郎差處州龍泉遂昌慶元
縣建寧府松溪政和縣巡檢朱元昇苦心舊學篤志遺經獨探象數之
傳自悟羲黃之蘊著中天歸藏書數萬言爲圖數十以述其所自得之
學其說謂伏羲易先天學也黃帝易中天學也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
艮巽兌奠於四隅而爲八卦八其八而爲六十四卦者先天易也十日
十二子納而爲六十甲者中天易也中天自先天來者也其名雖異其

理則一於是中天六十甲配先天六十四卦而六十甲之序與先天
六十四卦之序自然脗合不爽錙銖以是知黃帝作六十甲所以發先
天六十四卦不盡之義載陰陽五行之功用被之天下萬世者中天歸
藏易也孔子於商道而取坤乾所取者商之歸藏而中天之易於是乎
在商易名歸藏而黃帝亦以歸藏爲氏商易用歸藏而商之諸君皆以
甲丙辛壬爲號以見歸藏之書作於黃帝而六十甲與先天六十四卦
並行者乃中天歸藏易也歸藏易自漢初已亡元昇述其意而爲此書
以自然之數納自然之音符自然之象縱施橫設無一不合皆元昇所
自悟者也至於邵氏之經世蔡氏之圖書與近代諸儒象數之學皆能
洞究其義爲之折衷其用功甚勤其探討甚博非徒掇拾前人之文字
語言爲之講解漫以學問自見者之比其人早遊場屋有聲屢舉不第
捨而以右科奮圖竊升斗之祿以供菽水之養身墮右弁官爲微巡而

探蹟鉤深卧起不輟窮壯老堅真士之有志於學者而恬於進取不求人知人亦未有能知之者鉉翁將指於粵始識其人是用冒犯斧鉞之誅僭以元昇所學上徹於朝仰祈萬一之采錄除已具錄奏聞乞特賜甄擢收之宥散之役處以按讐之任使海內學士知以象數爲學不惟陳言舊說之是務其於興起文治作新斯人實非小補伏候指揮屬官擬欲送中籍記奉鈞判送除已籍記外右報本官照應咸淳八年六月日

周禮春官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作於伏羲用於夏歸藏作於黃帝用於商周易作於文王用於周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易雖不相沿襲而實相貫通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其經卦皆入其別皆六十有四是數聖人者豈各出意見以爲斯易哉龍馬之所呈神龜之所授是皆得之天者也周公相成王設官分職命太卜命

簪人並掌三易不以周用周易而置連山歸藏於無用是天固將以斯易託斯人也周轍既東周禮廢闕天之未喪斯文也復生孔子爲天下木鐸黜八索闡十翼韋編三絕而周易繫矣之杞而得夏時焉之宋而得坤乾焉故天下後世有亡書无亡言而連山歸藏易傳矣是天又將以斯易託斯人也孔子既沒經秦歷漢連山歸藏寂然無聞惟周易孤行於世漢儒用心徒勤箸眼不及或破碎一卦以直六日七分或牽強四卦以管二至二分或襍之以讖緯之文或引之於老莊之境如盲摸象如管窺天萬端臆說千差並起是何易道之不幸也天開我宋五星奎聚兩曜合璧異人閒生希夷陳搏以先天一圖傳神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康節康節以超詣絕塵之資加以融會淹貫之學箸皇極經世書包羅萬象該括三易本領正大規模宏遠是天又將以斯易託斯人也嗚呼易固墜也天固興之易固晦也天固彰之天之

心欲以斯易福斯世也昭昭矣元昇結髮讀書冥心易學慨皇王之道
泯泯沒沒其不絕者若一綫之繫千鈞也元昇下无位上无應徒以疎
賤抱此勤志根極理要鋪陳軌範揭淪墜顯發幽眇尙擬補皇王之
絕學於千百世之上存皇王之良法於千百世之下輒不自揆本諸河
圖洛書述三易備遺因世次而冠以先天中天後天之名庶幾連山歸
藏得與周易並顯於世後之人或因此知邵子之心則知孔子周公之
心與文王黃帝伏羲之心知孔子周公與文王黃帝伏羲之心則知天
之心咸淳庚午冬至朱元昇序

自管聖智開物必有爲之先者聖人有作天不愛其道發祥闡靈無復
隱祕聖人則而象之天地陰陽之情始爲天下洩此河圖洛書天所以
開聖人而聖人所爲畫卦以開天下後世也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
人則之是圖書並出於伏羲之世矣其言河圖示羲洛書賜禹者非也

周官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
六十有四八卦已重於伏羲之世矣其言文王重之者非也秦燔六
籍易以下筮之名得全然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夫子已嘆杞宋文獻
之不足證則二書不待至漢而亡久矣水簷朱公博極羣書尙友千載
絕識異解玄感冥契自初年於邵子之書有所悟入箸邵易略例若干
卷首明河圖洛書之辨以爲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關子明諸儒皆謂自
一至十爲河圖自一至九爲洛書惟劉牧反是牧非無見而然也案春
秋緯河圖之篇有九洛書之篇有六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
符河圖本於天宜得奇數而居先洛書本於地宜得偶數而居後此其
所據依以爲左驗者也由是因往順來逆之八卦推五行納音以明四
十五數之爲河圖因起震終艮之八卦推五行生成以明五十五數之
爲洛書而三易之大綱定矣連山夏易也賈公彥謂連山作於伏羲因

於夏后氏夏后氏之易不可見卽伏羲之易可見矣夏時之行自漢太初歷至於今未之有改連山之易不可見卽春首純艮之義可見已說卦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邵子雖以此一節爲明文王之卦要之首艮之祕固已具於所成始始萬物之兩言是以述連山象數圖以備夏后氏之易之遺大傳曰顯諸仁藏諸用說卦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賈公彥周官疏曰歸藏以純坤爲首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案歸藏黃帝易也商人用之魯黃帝命大撓作甲子使伶倫造律呂日辰有十幹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數究於六十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數亦究於六十乾老陽之策三十有六坤老陰之策二十有四此六十也震坎艮少陽之策三十二巽離兌少陰之策二十八亦六十也稽之以納音定之以策數已亥爲陰陽之終子午爲陰陽之始六甲納音遇已亥子午之間陰陽終

始之際數必交音必藏交則生生之機不息藏則化化之跡不露一象一數莫不與圖書合是以述歸藏象數圖例備商易之遺入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此以六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有八此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其說尙矣未有究先天後天之體用因象數之合以驗義文之合者乾坤之體不互夬姤剝復具乾坤之體不互旣濟未濟具坎離之體不互其餘互體爲卦五十六其說尙矣未有悉以繇辭爻辭彖象之辭證之者是以演反對互體圖例備周易之遺公於三易可謂補苴隙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者矣抑公之於圖書非求於文公先生之說異也先生釋聖人則之之義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則虛其中者亦太極也奇偶之數各二十者皆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一二三四而合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

六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坎離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且畢之曰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邪由是觀之公之說若與文公異而未嘗不與之合也備遺既脫稟當路以之傳聞悉上送官籍記後省而公老矣亡祿卽世其子起予在丙子歲以示予之時方干戈搶攘欲考訂冑繁未皇也明年起予卽世仲子起潛獨抱手澤於風波溟滓中十有八年於茲公遺言我書必得能一爲序於是繕寫成編惠而好我口授手畫疊疊忘倦其閒暇舊書多所補正猶司馬子長成一家言於周南執手之後而太玄可無俟後世之子雲幸哉有子如此夫干之少以三禮從公之族子元夫先生游辱公忘年定交雖不獲面受此書請問論著大指厥既從起潛盡見其書而讀之竊窺其槩後死不佞序焉敢辭起予名士可世登右科起潛名士立癸巳臘月朔林

干之能一序

連山包犧先天易也歸藏黃帝中天易也周易西北後天易也是三易也皆遇孔聖皆脫秦火皆厄漢九師也宋室龍興五星奎聚天生大賢於龜馬初出之地豈偶然哉余讀經世書而知先天之傳在邵子讀易傳而知後天之傳在程子獨怪夫中天曠千百年餘無傳焉余尉青田以王事會水簷朱君於沐鶴溪公退之暇出一編書示余曰三易備遺其推原歸藏中天之妙引之於先天不見先天之爲先推之於後天不見後天之爲後是將合邵程爲一書獨傳有熊氏不傳之妙也嗚呼道之興天也廢亦天也其廢而復興庸非天乎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吾得坤乾焉使天不生湯於皇風旣逸之後黃帝之道將無傳焉不生微子於商緒將墜之初湯之道獨得而傳乎哉吾想其挹祭器而來歸也坤乾之道已得之宋矣嗚呼姬轍之東茫茫禹迹

知有是書者誰也宋雖有是書知有是道者誰也夫子商人也乃獨知
焉嗚呼天遺商道於商之後而必使商人知之是可以觀天意矣嗚呼
曠千百餘年朱君何從而知之乎其聞之邵程子乎聞之有熊氏乎曰
聞之天時咸淳癸酉四月朔日後學天台東泉葛寅炎同叟敬書且繫
之以韻語曰誰鑿混沌竅龍馬出澄淵篤生義文聖立極先後天三三
爻所演兩兩山之連不假人安排自有天渾全咸陽烈焰起斯文獨不
烟中更九師斲慘於秦火然言湮道隨裂爾來千餘年皇乎鉅宋與奎
聚五珠聯天子圖出地復鍾二鉅賢門外儼立雪窩中閑弄丸數加一
倍法書得七分傳文後不爲後義先不爲先嗚呼中天易鎖簧透黃軒
厥數則用六是爲歸藏焉觀象曆可紀聆鳳律相宣芸芸茁九地終至
碩果堅薛野飢未乳鼎湖龍已僊敦哉司徒氏而把五教權滔滔祚其
海始達溜涓涓韜光夏臺出撥亂南巢遷執中亦建中道體無些偏義

禮兩夾持以此裕我昆姓別取諸子世號遞以干甲庚至丁乙天潢衍
慶源不幸辛也虐竟以甲子顛牝晨豔方燭太白旗已竿衣寶炎炎裏
道器俱無存仁哉爾王子獨抱祭器奔想偕此書抱器完道亦完有客
皓其馬歸作周之藩俾食豫土毛一髮千鈞絲不然之宋叟胡此得坤
乾我知蒼蒼者寄道於不言孔也商之人宋也商之孫茫茫宇宙闕斯
道萃一門粵從兩楹夢寥寥絕韋編淺者膠於卜深者痼於玄固哉房
直日誕矣雄入泉入工亮圖法百賈莊肆錢皮毛太初曆糟粕一行禪
天窻兩呼吸誰契希夷眠極根一動靜誰悟濂翁圈邵程又塵土河洛
空瀟漣翕固張之的晦乃彰之根節彼鴈南蕩氣復合真元攢青華益
卓湛碧芙蕖妍石乳膩昏雨玉紅絢朝暉孕此古心子通身太極渾香
和梅月嚙朱浥花露研吉凶扣靈蔡消長聽啼鶉寂慮那三畫游神這
一環六十六十四甲甲卦卦圓仰接先天後俯超後天前中天此中興

亞康節伊川問君易何在庭草翠無邊

夫子既沒迄今七百年間諸以易名家者專於理則簡於象數專於象數則荒於理因註迷經因疏迷註致十翼本旨不白於世而世之學者果於襲舊疑於知新罕研聖人作易之根柢我先君子述三易備遺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此夫子明作易之根柢也故言理必考象言象必考數理象數無抵牾然後措諸詞寫諸圖自謂得聖人之心於註疏解釋之外有先儒所未發者視諸家言易理自理象自象數自數三易自三易河圖洛書自河圖洛書判然不相符者不侔矣噫此其於易也功不在名世諸儒下咸淳庚午備遺成帙部使者則堂家先生一見奇其書平陽縣志引作奇先子書用聞於朝會國督成事嚴未皇暇也送中書籍記越三載先子歿先兄起予甫繼志纂述時事且別多所散失起予甫亦下世矣士立弗克肖似夙夜罔敢懈惟父兄之志是酬補遺苴闕僅完

其帙敬錄諸梓非敢曰論譏其前人之美以顯揚之後世也易之晦也明也有時也人焉得而已諸時元貞乙未立春日男士立百拜謹誌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杜子春注曰連山虞戲歸藏黃帝合周易爲三代之書連山首艮夏用之歸藏首坤商用之周易首乾周用之孔子嘆杞宋無徵於杞得夏時於宋得坤乾康成注以夏時爲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坤乾商陰陽之書其存者有歸藏考班固藝文志歸藏不著於錄康成何從得之毋亦張霸古文尙書之流乎隋志有薛貞注歸藏十三卷至唐已亡別有司馬膺注又有連山十卷宋崇文總目獨存歸藏初經齊母本著三篇閒見諸書所引頗類諸子百氏之語愚竊以爲太卜之所掌者三易之筮法籒人掌三易以辨九籒之名但有端龜命蓍吉凶悔吝之兆原無彖爻所繫之辭孔子所得或出獻老口授非有成書

故後世無傳否則秦政禁書二易當以卜筮得存不應不見於西漢也
宋東嘉朱日華氏精心象數之學以爲天下有亡書無亡言因夏時坤
乾之言卽河洛先後天之圖推五行生成以明五十五數之爲洛書述
連山象數圖以備夏易之遺推五行納音以明四十五數之爲河圖述
歸藏象數圖以備商易之遺因先天後天之體用卽象數之合以證羲
文之合以繇爻象象之辭證互體演反對互體圖例以備周易之遺而
首之以河圖洛書之辯凡爲書十卷日華中嘉定辛未武科官承節郎
差處州龍泉遂昌慶元及建寧松溪政和巡檢家則堂提刑兩浙見其
書異之因進於朝請收之宄散之役處以按讐之任時爲咸淳八年之
夏未三年紀元德祐不及收用徒錄其書於後省而宋社屋矣其子士
可士立先後補成乞序於同邑林千之以傳之父子用心於是書可謂
勤矣日華名元昇溫之平陽人士可登開慶己未武科千之字能一舉

寶祐癸丑進士官編修林霽山贈之以詩有大雅凋零尙此翁句蓋宋
之遺老也康熙丙辰納蘭成德容若序通志堂刊本序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一朱元昇三易備遺十卷字日華永嘉人咸淳中
以右榜官承節郎差處州龍泉遂昌慶元縣建寧府松溪政和縣巡檢
述其自得之學爲河圖洛書一卷連山歸藏周易各三卷浙東提刑家
鉉翁奏進其書於朝未幾宋亡元昇亦死其子士可及次子士立卒成
之元元貞乙未士立乃爲刊行宋史藝文志補與此略同而不及此之詳今不錄

四庫全書總目三三易備遺十卷內府藏本宋朱元昇撰其子士立補葺元
昇字日華里貫未詳惟卷首載咸淳八年兩浙提刑家鉉翁進書狀稱
承節郎差處州龍泉遂昌慶元及建寧松溪政和巡檢朱元昇卷末士
立跋稱咸淳庚午備遺成帙則堂家先生用聞於朝三載先子歿云云
疑其卽終於是官庚午爲咸淳六年而狀署八年殆傳寫誤六爲八歟

其書本河圖洛書一卷連山三卷歸藏三卷周易三卷元昇自序亦兼言三易而鉉翁進狀特稱其著中天歸藏書數萬言未詳其故豈以先天後天皆儒者所傳述而中天之說元昇創之故標舉見異耶然干寶周禮註稱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則中天實亦古名非新義也元昇學本邵子其言河圖洛書則祖劉牧其言連山以卦位配夏時之氣候其言歸藏以干支之納音配卦爻其言周易則闡反對互體之旨雖未必真合周官太卜之舊而冥心求索以求一合亦可謂好學深思者過而存之或亦足備說易者之參考耳

翁方綱通志堂經解目錄三易備遺十卷宋東嘉朱元昇撰自序在咸淳庚午其書第一卷言河圖洛書二卷至四卷言連山五卷至七卷言歸藏八卷至十卷言周易

全祖望補宋元學案七十八宋元昇字日華號水簷平陽人所著三易備遺家鉉翁表進之別有邵易略例今不傳其言曰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關子明諸儒皆謂自一至十爲河圖自一至九爲洛書惟劉牧反是牧非無見而然也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河圖本天宜得奇數洛書本地宜得耦數此其據依以爲左驗者也由是因往順來逆之八卦推五行納音以明四十五數之爲河圖因起震終艮之八卦推五行生成以明五十五數之爲洛書而三易之大綱定矣連山夏易也賈公彥謂連山作於伏羲因於夏后氏夏易不可見卽羲易可見矣連山易卽春首純艮之義也說卦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又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邵子雖以此一節爲明文王之卦要之首艮之祕已具此兩言是以述連山象數圖以備夏后氏易之遺歸藏黃帝易也商人用之黃帝命大撓作甲子使伶倫造律呂日辰

有十幹十二支而其相承之數究于六十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承之數亦究于六十乾之策三十六坤之策二十四此六十也震坎艮之策三十二巽離兌之策二十八亦六十也稽之以納音定之以策數已亥為陰陽之終子午為陰陽之始納音遇已亥子午之間數必交音必藏交則生生之機不息藏則化化之迹不露一象一數莫不與圖書合大傳曰顯諸仁藏諸用說卦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是以述歸藏象數圖以備商易之遺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此以六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此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其說尚矣未有究先天後天之體用因象數之合以驗義文之合者乾坤之體不互夬垢剝復具乾坤之體不互既濟未濟具坎離之體不互其餘互卦五十六其說尚矣未有悉以卦爻象象之辭證之者是以演反對互體圖例備周易之遺先生登右科官政和縣巡檢長子士可字起

予亦登右科次子士立字起潛皆能卒業于其父之書張惠言讀三易備遺怪矣哉朱氏之為易也曰連山者先天也伏羲易也歸藏者中天也黃帝易也周易者後天也文王易也又曰伏羲之卦八八者河圖也洛書也黃帝之卦五五者甲子納音也文王之卦六六者反對也伏羲之卦六十四黃帝之卦四十八文王之卦三十六伏羲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黃帝之策萬有八百文王之策萬有二千九百六十衍之當皇極經世一元之數焉自以為出邵氏尸之若聖人嗟乎此豈邵氏之意哉雖然由先天之說其道固可以至於此無怪也故君子不立異不倡游言

易圖條辨

案水簷朱巡檢元昇乾隆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隱逸傳並有傳其述三易大旨以圖書為本其圖書述意云本之夫子大傳之辭而為之圖與說推往順來逆八卦之旨以四十五數為

河圖推起震終艮八卦之旨以五十五數為洛書若夫關子明以四十五數為洛書以五十五數為河圖與劉長民所述不同長民劉牧字朱子黜長民之說而是子明愚也本夫子之辭而符長民匪曰敢自異于先生長者亦惟其是而已耳蓋宗朱子而不為苟同者然河圖之數古無其文洛書漢儒以為即洪範初一日五行至畏用六極六十五字至宋劉牧易數鉤隱圖始取乾鑿度九宮法為河圖而又以生數就成數依五方圖之為洛書後阮逸又互易其名託之關朗邵子朱子皆宗之是圖書之義乃陳邵之易非孔穎達李鼎祚諸人所知水簷乃以之推周官太卜之三易而譏漢儒為破碎牽強不亦異乎

又案周天錫慎江文徵三十二載朱眉年三易備遺敘略云三易者謂連山易伏羲易而夏用之先天易也歸藏易黃帝易而

商用之中天易也周易西伯易而周用之後天易也先天易得康節邵氏而傳後天易得伊川程氏而傳獨中天歸藏易曠千百年餘無傳焉黃帝命大撓作甲子使伶倫造律呂日辰有十餘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數亦究於六十乾老陽之策三十有六坤老陰之策二十有四此六十也震坎艮少陽之策三十二巽離兌少陰之策二十八亦六十也稽之以納音定之以策數巳亥為陰陽之終子午為陰陽之始六甲納音遇巳亥子午之間陰陽終始之際數必交音必藏交則生生之機不息藏則化化之迹不露一象一數莫不與圖書合是為歸藏中天之易平易朱元昇於是述連山象數圖例凡一十八篇以備夏后之易之遺述歸藏象數圖例紀歸藏易日中天凡二十篇以備商易之遺述周易反對互卦圖例凡二十三篇以備周易之遺其文字

其十卷考究甚詳但中天之說識者不能無疑也其文不全然今所傳通志堂本卷首無此敘不知周氏何從采之其云中天之說識者不能無疑蓋亦不以水簷之說為塙也

邵易略例 全祖望補宋元學案七十八

佚

葉氏 味道 周易會通 經義考三十一

佚 經義考三十一

案西山葉文修公味道朱子弟子宋史儒林傳四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林氏 起鰲 易述古言

二卷 宋史藝文志一經義考三十七

佚 經義考三十七

乾隆平陽縣志十二宋進士題名寶祐癸丑姚勉榜林起鰲字孟連兵

部郎中居葢竹 起原誤啟今據乾隆府志正

六書考 案起鰲嘗知仁和縣 潛說友咸清臨安志五十一 及南劍州 宋濂朝京稿一平陽林氏祠堂

湯氏 建 周易筮傳

一卷 授經圖易四經義考三十四無卷數

周易啟蒙翼傳中湯建周易筮傳 原注建字達可號蓺堂先生溫州樂清人 交楊慈湖門人

知惠州趙汝馭作序淳祐四年刊於郡齋

高平案 蓺堂湯先生建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道光

樂清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戴氏 仔 易傳 經義考三十五

溫州經籍志 卷一

佚 經義考三十五

凌迪知萬姓統譜九十九戴仔字守鏞蒙子常以孝廉薦有云天分素高年近四十卽棄去場屋大肆其力於學密察於義理之精考質於古今之載詩書易周禮四書下逮史傳皆有傳述迄未嘗一出以自衒安貧委順蹟如也

戴氏 何 周易家說 經義考三十五

佚 經義考三十五

萬姓統譜九十九戴侗字仲達仔弟登瀛祐第由國子簿守台州德祐祕書郎召繼遷軍器少監亦辭疾不起年踰八十卒有易書四書家說六書故內外篇

繆氏 主 一易經精蘊 干頃堂書目一倪燦補遠金元藝文志錢大昕元史

三作周易精蘊萬厯溫州府志十七作易精蘊

佚 經義考四十三

案繆處士主一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鄭氏 樸翁 易說 章祖程白石樵唱注

佚

案鄭國正樸翁萬厯溫州府志忠節傳雍正浙江通志義行傳乾隆平陽縣志忠臣傳並有傳林景熙霽山集五故國子正鄭公墓誌銘載所著書有續古襍著二卷厚倫詩一卷而無易說故經義考及舊府縣志並未著錄惟霽山集一白石樵唱寄鄭宗仁詩末聯云見說孤燈兩年來箸易成章祖程注宗仁晚年箸易說若干卷蓋入元以後所作其卒時或未成書也

元

葉氏 葵 易學精微

一卷 忠貞錄一

佚

卓敬葉繼道墓誌銘公稽古力行閉戶十餘年玩索羣籍窮探義理每終日危坐反身以求誠超然有得於窮理盡性之要嘗曰予始知道時思周子不除窻草張子聽驢鳴與自家意思一般猶判物我爲二及見得此理真徹上徹下與自家道理觸處皆然方知此是學著明辨工程三十七篇性理粹語易學精微各一卷皆精研太極陰陽鬼神性命之奧 忠貞錄一

案繼道葉先生葵乾隆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並有

傳

陳氏 至 易傳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陳處士至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並

有傳

明

劉氏 南金 周易集說 萬厯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明薦辟劉南金明經海州學正蘇簡士各以河業會唯東甌詩存十五劉南金字貢禹永嘉人授本府訓導

張氏 著 易經精義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三十四

佚

案張臨江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張氏 謙 易本義集說 王朝佐東嘉先哲錄十

佚

東嘉先哲錄十引徐橫陽文集吾友同郡張先生謙潛心易學篤信朱子本義反覆研究蓋亦有年嘗以明經舉太學正講授之暇取諸家之說翦其繁蕪撮其精要閒或附以己意融會貫通自成一家附於卦爻本義之下名曰本義集說

先生學識該洽又通書蔡氏傳詩朱子傳在太學三經諸生各以所業請益先生隨問隨答疊疊忘倦獲造就者居多多有箸述予未及盡見爾案徐橫陽文集徐興祖著

案張學正謙永嘉人東嘉先哲錄引易本義集說云永嘉張謙舊府縣志人物選舉兩門並失載所箸易本義集說經義考亦未箸錄今據東嘉先哲錄補入

徐氏興祖易經講義雍正浙江通志一百七十七

佚

案徐教授興祖萬厯溫州府志雍正浙江通志儒林傳乾隆平陽縣志理學傳並有傳

朱氏謚易學啟蒙述解萬厯溫州府志十七作周易啟蒙解今從明史藝文志一經義考四十九

朱氏二卷明史藝文志一經義考四十九未見經義考四十九注日存

案朱學正謚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張氏文選易經講義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經義考五十六

佚經義考五十六

黃淮翰林庶吉士張士銓墓誌銘士銓弱冠選充郡庠生訓導宗起徐先生長於易士銓居講下受教心領默契肆筆為文發揮陰陽之妙蹟

不踰軌轍先生喜得佳弟子同門相親者多資麗澤之益介庵集

案張翰林文選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

並有傳

童氏器易經講意經義考

佚經義考

案童鎮遠器萬厯溫州府志雍正浙江通志循吏傳乾隆平陽

縣志宦業傳並有傳

朱氏廷謚易經解乾隆溫州府志

佚

案朱藁城廷謚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

介節傳並有傳

方氏繼學河圖衍雍正浙江通志

二百四十一

佚

案西堂方處士繼學萬厯溫州府志文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

隆平陽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戴氏懋易注萬厯溫州府志

佚

咸豐永嘉縣志二十案乾隆府志經籍內易注作戴懿撰縣志作戴懋

府縣志選舉表府學歲貢嘉靖閒有戴懋是府志經籍志作戴懿誤案

麻府志文門亦作戴懿誤

唐氏璧易經粹說

十卷嘉慶瑞安縣志九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唐璧事蹟無攷其著述載萬厯府志藝文門則必嘉隆以前

人也故埶於此

徐氏時春易義金針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徐明作子時春生員著有名山藏草四書玉楮葉

易義金針

鮑氏嘉蘊周易辯疑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嘉慶瑞安縣志八鮑瑋從孫嘉蘊邑庠生散孝友尚氣節博學能文著

樗菴文集周易辯疑治齊要略諸書

應氏德成周易序卦反對義策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案應桂平德成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

鄭氏思恭易學金針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蔣鳴玉序壬戌之秋不佞以易應閩闈之聘往返昆陽九風七弦之閒聞有太和鄭先生以易名世明年復以吏事行部是邑造廬而問業焉先生龐眉皓髮譚易靡倦反覆閱皇蓋不勝憂世之思也余憬然嘆仰久之顧未窺其體易于身驗易于心者何如會平瑞兩令君交口稱先生雅尚淡穆不作世人纖趨不喜世人耽逐離物自全憂匪人之比也一編不輟憂日昃之離也其所襍箸有瑣語憂鄉閭也續用世憂天下也三經憂心術也四言憂世法也仰止憂前修之湮也噴飯憂來學之謬也纂時令以憂乖沴存佛種以憂異端他刻種種無之非憂亦無之非易至于今世風不古民貳避趨而思以金鍼一綫度人世也度之以危平易傾之理而開天下有吉無凶之路者也是刻也余向擬以數言

弁其首而剛工未完至是有家弟參軍鴻便以成書見寄讀之不獨其解易也一洗依傍拘泥之陋而益嘆先生之殷憂于是驗矣夫天下之動不出吉凶兩途而貞于一貞與不貞辨在幾微之介憂之早而動罔勿貞也不必履盛處優即陰霾晦冥之候而吾道之否而泰困而亨自有在也斯一綫之微意也先生余所事為經師人師者敬為之敘而復之崇禎甲申仲秋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乾隆平陽縣志十六鄭思恭歸休二十餘年閉戶著書有易學金針性鑑摘題左國精髓東昆仰止錄鄉居瑣語等集二十六種
案太和鄭教論思恭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載所著書凡二十六種其目見於藝文門者曰易學金針曰左國精髓曰性鑑摘題曰鄉居瑣語曰客窗論世曰見危長嘯曰噴飯錄曰筆鋤三刻曰時令纂修曰南雁蕩山志曰東昆仰止錄凡十有一

書此外尚有並生錄見慎江文徵三十八三部經演見何白汲古堂續集其餘皆不可攷蔣敘稱太和襍著其續用世三經四言存佛種四書平陽志藝文門均未收其所謂三經蓋即三部經演餘三種所舉書名多係省字今亦無從覈補不能分別著錄附識於此用俟續攷

王氏家春易粹李維楨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

佚

李維楨題辭東嘉王幼潛潛心易學久而有悟謂孔子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知太極從易生而不言易為何物周子曰无極而太極知易乃无極之謂也孔子言太極生兩儀不言所以生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而生之說始明先儒以圖書之義釋太極而太極本然之妙初无形

象可擬至陰陽變合而生五行始有一二三四五之數河圖虛中是已
 生數極於五成數極於十此天地所忌故虛中不用避其極也洛書從
 橫十五中則實其用數安得虛又引朱子本義伏羲四圖皆出邵氏自
 有先天圖而醫家五運六氣道家參同悟真占卜諸書無不從此又謂
 孔安國言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王輔嗣以重卦為伏羲安得
 謂但有圖無文字孔子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耒耜蓋取諸益此神農
 取伏羲重卦之明驗也又謂後天八卦方位即黃帝九宮八卦圖而邵
 子云文王未知孰是余嘗舉古今諸儒不同之論相質難幼潛持之甚
 堅已付劄劄粗舉其說大略如此幸與鴻生鉅儒更裁訂焉大泌山房集二百二十

案涵虛王道士家春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仙釋並有傳

方氏之正大易辯疑嘉慶瑞安縣志九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大易辯疑集

佚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方之正博通經史尤長於易著有易辯疑集

案方舉人之正乾隆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孝友傳並有傳

王氏明揚周易偶筆王祚昌王

佚

子祚昌王氏園史府君自敘其略曰某字某以字行別字仲升自幼多
 病十七始向學二十補郡庠弟子三十四而餽六赴省試不第慕姚谿
 致知之學府君所著蘆江錄論學周易偶筆榆枋集詩藁所纂三先生
 語錄王陽明朱晦翁楊龜山陸象山語錄鈔要餘襍著社草歷試草并
 辛卯本房第一卷各一卷

曾唯東甌詩存二十五王明揚瑞安諸生

案王仲升為王彖翼父事略見彖翼所著園史蘆江錄諸書舊
 府縣志未載今並據園史補入

朱氏 大輿 周易朱傳解義 嘉慶瑞安縣志九

佚

嘉慶瑞安縣志九周易朱傳解義東河書目明朱大輿著子用光增釋

辛與本 案朱大輿周易朱傳解義嘉慶瑞安縣志據東河書目著錄攷

瑞安朱 周起辛朱默齋墓誌銘 瑞安朱氏錄本云居北郭東河默齋竹園類輯

七亦有東河小宗譜序東河書目蓋即朱氏譜書目也大輿事

蹟無考類輯七又有揭寢室文云惟我高祖佑啟後人篤生我

曾才行邁倫詒我孫謀時惟周易手澤如新微抉幽剔默齋墓

誌云曾祖文學瑞川公不著其名疑即大輿也 類輯七族叔厚菴先生墓誌銘

云祖諱德有考諱用哲瑞安縣志載大輿子名用光則默齋王父行並以用字聯名也

國朝

王氏 祚昌 周易做書

五卷

明史藝文志一經義考六十二 遜學齋臧舊鈔本 義考六十二注日存 經

江浦李使君丙子春守城事即一部周易也時賊以陰氛相薄而使君

以陰德用事其蓄機以潛其持議以正而定力苞固則全本之乎剛迺

決勝扼險坐彈丸中摧強敵如朽株尤有變易之用焉毛脩之日子齊

年善易其所輯周易做書與王玄翼氏其參訂之者所列諸圖皆有祕

授即單辭指示具堪數日思夫易何常哉薛子曰予觀子雲之玄文中

之中與近日關中文太清之微皆取易而變化之者然而仍 也若做

書則未嘗少變其位置而於易之精理奇趣自然躍露譬之支子別派

分行岐出而宗子澹然出數語正之落花無言固有心者所玄賞耳憶

幼時見錢啟新先生談易以博高景逸先生談易以約約固神遊繫表

博尤蒐旨象中茲得是書益睽懷當日且此何昔耶上有文明之主下

有匪躬之臣震伐利濟自一邑始要以是書所觀玩深而精思奧解不爲無用之名理或亦玄翼所交易也異日扶陽抑陰揖宓姬於四座拭目俟之矣丙子冬日武進薛案題

少時與王玄翼讀易虎溪力屏訓詁日拈一卦研妙象先筆追所見怡得其影亟投敝篋不參異同數月而事各出其奇兩人驚跳如獲異物然此不過一時借以磨耗其少年雄宕自喜之氣而非遂謂古聖人立象微諦所得淺窺隙而強射覆也其後玄翼探索富或折諸家學或衡以獨見數十年來食其閒不減當陽左氏之癖而精誠所至恍若寓內新奇出會迭更事變人情物態無非易理逗玄翼曰可之篤安在善易者不言夫易既返之使言故其言皆掖經詮道天人性命之微如兩曜四序代升循至不爲狂悖駢拇自然風光凡有聽睹無弗領取雖言亦未嘗言耳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者幾數十百人而各不

相襲蓋易以象教原非死局心無靈氣則生面弗開識得天地閒自然之易則言蹟不可惡卽不言之嘿而成彼儒先訓詁及支離覆逆之旨皆可裨世而必謂易幸不灰於秦而晦于諸儒過矣玄翼識高而學邃時以易藁就印於予揆予近箸軌則不拂而工致較多今予爲吳令屬海宇多事吉凶同患之餘時進諸生譚易其閒有習易者快所未聞卽不習易者亦言下有省於是飛書虎溪山中具筆札受玄翼所箸點定以佐松塵閒出己意芟補之而周生麟美者深契其旨亟欲壽諸梓而虛其端曰請爲序其略云瑞鳳堂主人李維樾撰

余幼多病罔所預他事先子授之易鈍弗解也萬厯甲寅先子棄去義經考六十二載作世迺始痛恨於受易晚把遺經不忍讀久之不忍不讀乃書易一小冊納袖中炎寒早晏雨晴岑闌常變憂欣庭除逆旅弗去矣隨時便記或一二語或一二字或無筆便以指爪作大小圈或句直點截之

無有文義不可讀并不可與人讀冥然意酣
 應風灰敗矣題曰做書諸子經義考曰做而新之易道也因更楮而稍
 為之辭自甲子歲始蓋雖有文義可讀然欲索初之不可讀者亦安復
 影響哉丁卯冬至日虎溪學人王祚昌書周易做書記事
 祚昌王氏園史府君曰易六爻須會說六爻須與彖辭會說諸儒惟建
 安丘氏同此意惜乎其淺言之也諸卦各為一時各為一事不得重出
 雷同以冒理概說又卦變皆自否泰來自否泰來自乾坤來也所謂
 老變而少不變也其有偏取一爻義者不在變例府君論易幼時頗識
 一二詳做書

案王歲貢祚昌乾隆溫州府志嘉慶瑞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
 所著周易做書五卷今存舊鈔本三卷下經中孚以下並闕卷
 首題瑞安王祚昌著同邑李維樾參江浦周麟美校薛案序直

以此書為李蔭昌所輯而李敘則云閒出己意芟補之而周生
 麟美欲壽諸梓是李特小有增改耳其全書固元翼手定也蔭
 昌以崇禎甲戌授江浦縣知縣麟美即其邑人故得因蔭昌而
 見此書其曾否校梓今亦無可考矣第一卷為太極圖說大衍
 圖說卦變圖說即薛序所謂諸圖皆有祕授者實則皆易家常
 義別無異聞二卷以下則逐卦為說詞旨明淺閒參俗語蓋猶
 未脫明人解經之習也

又案李敘云玄翼時以易彙就印於予揆予近箸軌則不拂而
 工致較多是蔭昌亦有說易之書然舊府縣志並未載今亦無
 可攷

史氏尊朱讀易淺解

一卷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存樂清鄭氏刊本

案格菴史處士尊朱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道光樂清縣志儒林傳並有傳讀易淺解一卷本附刻讀書淺解之後首論乾坤二卦之義次論六爻義例則綜諸卦參互求之持論篤實視宋元以來推衍圖書者夔乎遠矣

周氏天錫

周易本義翼花萼樓集

未見

自序易不可以解解也解之淺之乎窺易也古今解易亡慮數百家而本朝功令一以紫陽為準余幼時王父手授易解一帙雖未成書而字疏句晰惟精繹本義更不旁溢一語篋之二十稔矣去年課兒輩易鈍不能解敬倣而增之間參以考證數則俾之繇淺入深焉夫易不可以解解也如塵解也即覓夫不可解者又安在哉花萼樓集

東甌詩存三十六周天錫字懋寵號樗菴應期子康熙歲貢著有花萼樓詩文集

樓詩文集

林氏如錫

周易說郭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卷

存

陳氏

遊

周易習本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陳茂才遊參議堯言孫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永嘉縣志義行傳並有傳

葉氏

廷瑞

易經輯要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七

佚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雍正五經副貢葉廷瑞工詩賦著有易經輯要尙

書總義跋

張氏 元光 大易圖演解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人物傳

二卷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未見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張式需子元光邑廩生精易學著大易圖衍解將

貢成均而卒 二十七 大易圖演解二卷永嘉張元光著

葉氏 嘉榆 象義別聞 林培厚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林培厚篋林葉公墓誌銘先生諱嘉榆字秀林篋林其別號也先世自平之葉垵遷城西南半塘先生幼聰敏弱冠補郡弟子員旋會餽聲雋一鬢為文蒼莽渾灑務以氣勝既屢躋棘闈遂肆力於詩古文詞暨六經諸史百家之言尤精於考據剖析同異綜覈源流其持論皆具有卓

識閒旁搜古碑斷碣表章軼事補邑乘所未備初先生受經於邑進士張中亭先生復從司諭鄞縣盧月船先生遊二君既宿儒負重望他交遊又皆一時知名士故其學辨而裁博而有要歲己未以覃恩充鄉貢生既晚暮不樂仕進遂築室於文溪之濱優遊嘯咏額其堂曰尚志晚年益篤學手不釋卷或終日靜坐所著有象義別聞詩義解頤刪定周頌禮記類編周官翊訓讀左遺言樂律紀原改定漢官儀史論五代八國表歷朝兵鈔方國珍亂郡考平陽歷朝寇警錄輿圖詳考東甌建置考篋林日記仰止集卧遊百詠舞鶴閒吟尚志堂詩文集還珠亭日課晚園小藁心經臆說縣志補正等書若干卷藏於家 寶香山館集十七

鮑氏 作兩 周易擇言

六卷 瑞安項氏刊本

訓恕棄家室獨攜此書遠遯坐卧與偕寇退始返余聞而嘉之先生往矣孱媳孤孫顯揚未逮余大懼先生之業將久而就湮也亟為躬任厥費付諸劊劊以存鄉先達之澤以成賢女之志以快邑人士索觀者之心易之精蘊余烏足以知之第其沈埋案篋展轉道途幾有以文字干造物之忌者而潛德之光卒免於白蠹紅羊之劫未始非先生之靈有以呵護之也刊成爰跋數言於其後云昔同治三年歲次甲子十月既望同里項傅梅拜識

案雲樓鮑先生作雨道光辛巳舉人其解易彙漢以來至本國朝諸儒之說擇其精粹而參以己意大旨主於明人事闡易理故所采舊說宋儒居多荀虞爻象之蘊未及詳也然其釋說卦天地定位章乃力辯先後天諸圖之妄云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

西北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本義用之愚按夫子稱八卦成列即乾一兌二之列因此重而為六十四卦義甚分明並無分為乾南坤北之位然後以八卦相交成六十四之說重卦之法並不如此夫子所言八卦方位時令備于帝出乎震章並未指為文王之學并無先天後天之名有何伏羲文王方位時令之不同自有天地以來惟有出震齊巽方位時令而已後人何所見而目為文王後天之學乎又何所據而造為伏羲先天之說乎邵子先天後天之圖本出方士乃異端詭託之談而以亂聖人之經可乎夫先天後天見於乾五文言先後皆讀去聲案此依陸氏釋文為說然古音無此分別方士遂以先後為本音字義且不曉安知易道文言以大人創立未有之事為先天泛指乘時得位之大人不必定屬古帝繫辭首言畫前之易又云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易道正是後天奉若者安有所謂
先天乎其尤無理者乾南坤北之位夫子明云天尊地卑乾坤
定矣天形如倚杵北極高而南極下地形亦北高而南下斷無
乾反處卑坤反處高而可謂之天地定位者也天地以尊卑爲
定位此夫子本意若帝出乎震章乾處西北坤處西南乃是氣
化流行之位然天樞在西北日者以亥爲天門仍合於尊卑之
義未有南北倒置者也漢唐以來儒者並無先後天之說先後
天之圖聖人未言後世無傳方士生數千載後獨何從而得之
既以伏羲爲先天又以文王爲後天明以僞造之說駕乎聖經
之上異端之誕妄敢于侮聖言如此云云其持論明確與黃氏
宗炎胡氏渭諸人之論同其他辨正陳邵術數之學者甚衆蓋
宗法程朱而能不囿於門戶者

林氏鶚易候象像

五卷

存

林用霖先考行狀府君諱鶚字景一一字太沖別號迂谷姓氏浙江溫
州府泰順縣人曾復齋先生主講羅陽書院特器之召侍函丈先後從
江西名儒呂月滄李協莊兩先生游專心理學而試輒不售充壬寅歲
貢選就蘭谿訓導 顯廟以軍務需才箬中外大臣各舉所知侍
郎王公茂蔭以府君名進奉徵力辭不起有所學雖理蘊深微必冥參
靜悟無不得其精要尤邃於易筮及符遁弢鈴數音樂靡不刊其誤探
其源而會歸易旨至於音律更有神悟箬有文集十卷論語額書滙參
四卷琴學存書二卷易候象像五卷奇門蠡測五卷借刊錄四卷先大
父年譜二卷泰順分疆錄若干卷以有待採訪尙未成書其已刊者葬

書易悟二卷陰符箋一卷學署花木記一卷望山堂詩集八卷尙有歸
 田錄二卷手定於壬申四月自序數語於卷末遂不復作卒於同治甲
 戌三月壽八十有三

正卷

溫州經籍志卷一終

餘杭章見伊校

溫州經籍志卷二

經部

書類

何氏逢原書解經義考八十一

佚經義考八十一

案何氏書解經義考與分水何逢原尙書通旨分別著錄通旨

十四卷然梅谿後集二十九何提刑墓誌及舊府縣志並未載惟

湯氏永嘉志彙藝文錄據經義考補錄今亦存之以備攷

陳氏鵬飛陳博士書解

三十卷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七宋史藝文志一焦竑國史經籍志二授經圖書四經義考八十

佚經義考八十

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七引中興藝文志紹興時太學始建陳鵬飛為博士發明理學為陳博士書解

直齋書錄解題二陳博士書解三十卷禮部郎中永嘉陳鵬飛少南撰秦檜子熺嘗從之遊在禮部時熺為侍郎文書不應令鵬飛輒批還之熺浸不平鵬飛說書崇政殿因論春秋母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以及今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序於文侯之命其言驪山之禍申侯啟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己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怒鄭桓公友死於難而武公復娶於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恥難矣嗚呼其得罪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

葉適陳少南墓誌銘少南自為布衣以經術文辭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於經不為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覆詳至

而趨於深厚今世所刊日詩書傳者是也水心文集十三

時瀾尚書解序書說之行於世無慮數十家其中顯著者不過河南程氏眉山蘇氏與夫陳氏少南林氏少穎張氏子韶而已然程氏溫而邃蘇氏奇而當陳氏簡而明林氏博而瞻張氏該而華皆近世學者之所酷嗜

案陳郎中鵬飛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所著書解元董鼎書傳輯錄纂注引之

鄭氏伯熊敷文鄭氏書說

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十一經義考八十一

存李調元函海刊本錢儀吉經苑刊本遜學齋臧舊鈔本

陳亮序余聞諸張橫渠曰尚書最難看蓋經義考八十一無此難得胸臆如此之大若祇解文義則不難自孔安國以下為之解者殆百餘家

隨文釋義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變者蓋未知其何如也永嘉鄭公景望與其徒讀書之餘因為之說其亦異乎諸儒之說矣至其胸臆之大則公之自知與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則姑與從事乎科舉者誦之而已龍川集十四經義考八十今所見舊鈔本吳省蘭藝海珠塵本李調元函海本書說並無此序

雲谷胡氏序書自孔子刊定所存僅百篇帝王之軌範悉備不幸火於秦傳注於漢而堯舜禹湯文武傳授之奧旨與夫皋益伊傅周召警戒之微機雖老師宿儒皓首窮經枝辭蔓說汗牛充棟曾不能髣髴其萬一而世無所考證至於今千有餘歲矣心本同然理不終泯自伊洛諸先生力尋墜緒遠紹正學而數文鄭公得其傳焉探聖賢之心於千載之上識孔子之意於百篇之中雖不章解句釋而抽關啟鑰發其精微之蘊深切極至要皆諸儒議論之所未及亦可謂深於書者歟學者於此優游玩味之則思過半矣嘉定癸未四月經義考八十舊鈔本藏海珠塵本無此序函海本

則改竄數字易題李調元序尤為謬妄今據經義考正之

四庫全書總目十一鄭敷文書說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宋鄭伯熊撰伯熊字

景望永嘉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累官吏部郎兼太子侍讀國子司業宗正少卿以直龍圖閣出知寧國府卒諡文肅其詩文有景望集今已不傳此乃所作尚書講義皆摘其大端而論之凡二十九條每條各標題其目浙江通志稱伯熊邃於經術紹興末伊洛之學稍息伯熊復出而振起之劉壎隱居通義亦謂伯熊明見天理篤信固守言與行應案此引葉適温州新修學記語蓋永嘉之學自周行已倡於前伯熊承於後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等皆奉以為宗是書雖為科舉而作而尚不汨於俗學惟誤信書序謂真孔子所作故於太甲序則以為體常盡變存正明權得春秋之法於泰誓序則以為經稱十三年者誤當依序作十一年於洪範序則以為所稱勝殷殺紂亦誅獨夫紂之義皆未免牽合舊文失於考證

然其大端醕正如釋作服汝明則發明服以象德之義釋俶擾天紀則推言天人相應之機大禹謨言謙受益滿招損仲虺之誥言好問則裕自用則小皆能反覆推詳以明其說於經世立教之義亦頗多闡發有足採焉

朱子語類七十九黃義剛問鄭敷文所論甫刑之意是否曰便是他門都不去考那贖刑如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又曰但是他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多好說話不可不知案書說呂刑篇云穆王好巡幸無財用遂造贖法五刑皆有贖聖人存此篇所以記法之變然其間亦多好語有不輕於用刑底意先儒論流笄五刑謂刑之重者金作贖刑謂刑之輕者又曰重刑不可贖金贖者鞭朴二輕刑耳是朱子此論乃取鄭說而申述其意然語頗隱晦反類駁難故錄書說原文俾相證明焉

案鄭文肅公伯熊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所著書說凡二十六條提要作二十九條誤以



書傳輯錄纂注所引永嘉鄭氏說校之悉合今所見舊鈔本及李氏刊本書尚並題宋鄭朴撰誤也其書綜論大義推闡最爲明暢間亦糾正儒先舊詁如釋皋陶謨三就三居則駁正鄭康成王肅及偽孔傳說釋允征俶擾天紀則駁正蘇軾書傳說是也至其據太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謂經稱十三年當依序文作十一年并引史記以證之又謂一月壬辰者蓋武王伐紂之時已不用商正其說並精塙四庫提要譏其誤信書序謂真孔子所作爲失於考證然今所傳古文尙書雖東晉人僞作而百篇之序則西漢時古文今文兩家皆有之本無可疑提要爲紀文達昫所纂文達力攻古文復劻及書序故其言如是非篤論也

又案萬厯溫州府志載文肅官秩云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乞

外以龍圖閣知寧國府卒龍圖閣上尊直字雍正浙江凌迪知

萬姓通譜二百七則云歷黃巖尉婺州司戶隆興初召試正字

除太常博士出為福建提舉魏王府司馬除吏部郎兼太子侍

讀陳駿中興館閣錄七著作佐郎鄭伯熊乾道二年六月除四

郎之拜又宋元學案三十二云魏王府司馬自劾去改宗正少

卿以直龍圖閣知寧國府文肅知寧國府後移知建寧府卒見

語集五送鄭景望赴國子丞詩序並不云直敷文閣然朱子語類載黃義剛問

已稱鄭敷文吳子良荆谿林下偶談四亦此書今所傳鈔刻各

本卷端亦並題敷文鄭氏書說豈文肅卒後追贈之官乎宋制

有學士有直學士有待制有直閣

王氏十册

尚書解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錄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

佚經義考八十

一注日未見

汪應辰龍圖閣學士王公墓誌銘公有尚書春秋論語孟子講義皆捐

授學者未成書也汪文定集二十

案梅溪王忠文公十朋宋史三百八十八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

雍正浙江通志道光樂清縣志名臣傳並有傳汪玉山作墓誌

載忠文有尚書講義尙未成書而不云有書解疑即忠文卒後

門人以尚書講義編定改名也其書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有

鈔本則是書明時尙存然流傳頗少故何文淵作梅谿集後序

云少時讀王先生注釋輯五瑞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諸篇而

知先生之學邃於經宣德庚戌出守溫郡求之得先生文集而

缺注釋經傳之言蓋何氏僅據他書所引之語亦未見其全書

也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萬厯溫州府志十

溫州經籍志卷二

十六卷 千頃堂書目一宋史藝文志補四庫全書總目十三

存 通志堂經解本

昔者子夏學書見於孔子子曰商也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彈琴瑟歌詠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慨喟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闕其門而不入其中觀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矣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大

義舉矣夫子於商之書謂之表所以語回謂之義自以填然正立一時三語若不相侔然則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察於三者而後可以言書今夫天之昭明地之博厚而人之靈於萬物匹夫匹婦無不固已知之至於風霆雨霽之迭與海岳山河之流峙所以知之蓋鮮喜怒哀樂出乎爾者其靜其作則或自知之不暇不察乎近孰明乎遠不得乎身何以論古之人是故以書學書書而已遺書學書非書矣不以不遺未足與於書之旨以而遺之從之不可或庶幾乎書之大義云爾子言之也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敬焉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惟洪範乎堯舜之命受於人湯武之命受於天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語之不切見諸

言外斯言之辨可以觀於

良齋浪語集三十無此字

虞夏商周之書矣走之於書學

焉不如子夏觀焉何敢望回世無孔子則將何所取正述而藏之以待

能者其

浪語集作則

庶乎以書觀書者矣隸古定書最古孔氏文義多本伏

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文多踳駁古文是訓不

勞乎是正之也書序出於孔子旨自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於古

學好古之僻走何辭焉昔孔子學琴操而得文王之形季子聞樂音而

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序篇端論以讀書之法永嘉薛

季宣

莊述祖校薛氏書古文訓古文序述祖欲以古文籀篆參校五經困於

吏事不克就尙書自衛包陳鄂改後尤多俗字薛季宣古文訓自謂隸

古定書以攷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不盡合且隸古轉寫失真

亦頗補綴古文最晚出本也晁公武謂呂大防得古文尙書本於宋次

道王仲至家不識卽此本否隸古定書釋文刪改略盡惟梓材疋云敦

古塗字爲梅賾本書而書古文訓述說文作敷郭夏集尙書古文斲無

塗讀

古文四聲韻引籀篇塗作斲在模韻

是諸家所謂古文尙書非隸古矣隸古已不可

得見又何論漆書况孔壁舊簡漢時諸老先生難言之今屢經俗儒所

夏定猶沿其名曰古文視之科斗書則以爲大怪亦習而不察耳古文

學久廢師失其讀後進穿鑿日以茲譌薛氏以古改隸非以隸讀古要

好事者所爲然古文賴是而塵存正昌黎所謂得其據依可講者閒襍

小篆靡以俗文今校去其舛駁字畫偏劬不失六書之義以拾殘補莠

備小學一家則余區區慕古之心所庶幾萬一也從兄子經饒精籀篆

古文適余濰陽遂屬成是編并寫定以臧諸家塾云

珍藝宦文鈔五

四庫全書總目十三書古文訓十六卷

內府藏本

宋薛季宣撰季宣字士龍

號艮齋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紹興二十九年甫十七卽從荆

南帥辟寫機宜文字調鄂州武昌令以王炎薦改知常熟縣入爲大理寺主簿進大理寺正知湖州乾道元年遷知常州未上卒然宋人多稱爲薛常州未之詳也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是編所載經文皆以古文奇字書之案孔壁蝌蚪古文漢時已佚無人見其書蹟後漢書杜林傳稱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云云此言漆書古文之始又儒林傳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作解云云今賈馬鄭之注俱不傳然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稱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非古文也隋書經籍志亦稱杜氏所傳與賈馬鄭三家所注惟二十九篇又襍以今文非孔舊本然則當時所謂古文已非今本五十八篇之全矣郭忠恕作汗簡所引有古尙書玉海載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尙書刻版沈括夢溪筆談稱宋太宗得古本尙書改雲夢土作父爲雲土夢作父均

不言所自晁公武讀書志稱古文尙書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核陸氏釋文雖有小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見制字之本云云亦不言宋王之本何來考顏師古匡謬正俗引古文尙書戮作翊誓作斲則唐初卽有此書又冊府元龜載天寶三載詔曰先生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奧義前代或亾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譌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尙書應是古體文字竝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府云云是宋王二氏所傳宋太宗所得卽郭忠恕所見本忠恕所見卽唐內府本也然隋志稱晉世祕書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是唐初古尙書已亾元宗時何以仍在祕府惟魏江式論書表中稱所撰古今文字四十篇采孔氏尙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等書似其時河北尙有傳本然經典

釋文敘錄稱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文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是式所據者即出此元宗祕府所藏正是本耳陸德明已先辨之何宋人又紛紛崇尚乎季宣此本又以古文筆畫改為今體論讓謹案東晉古文尚書孔安國序自稱隸古定陸德明釋為隸寫古文唐宋時所傳古文雖又非偽孔本然顏師古諸人所引古文並為隸體足證其非篆書良齋此本一沿舊本別無更定此謂其改古文為今體非也奇形怪態不可辨識較篆書之本尤為駭俗其訓義亦無甚發明朱子語錄謂其惟於地名上用功頗中其病故雖宋人舊帙今亦無取焉

通志堂經解目錄書古文訓十六卷宋永嘉薛季宣士龍撰純以古字寫之何焯曰焦氏家藏宋本今歸東海

朱子語類七十八薛士龍書解其學問多於地名上著功夫 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它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

陳傅良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薛公行狀公有書古文訓若干卷詩性情說若干卷春秋經解若干卷旨要一卷中庸大學說各一卷論語小學若干卷其經說不並依先儒止齋文集五十一

黃震慈谿黃氏日鈔五盾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近世燭湖孫季和主薛常州士龍之說謂常州考以地理弄拒太康據其都太康不知所終仲康乃之洛地自立今拱州太康縣是也仲康既在五弟之數後于洛汭不在舊邦不為羿所立明矣是太康失邦自在河北仲康別立自在河南仲康沒而相繼之羿使其子澆侵相於河南相遷于帝丘後竟滅之相后方身逃歸有仍生少康夏乃中興此說與經文距於河五弟御其母以從之說合

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宅隅夷薛氏日今登州之地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日大為民荼毒也

惠棟九經古義三尚書中如方鳩倂功方施象刑方告無辜漢儒皆引
 作旁薛宣古文方字皆作𠃉案惠書舉薛氏名皆誤單作宣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張霸偽武城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說文曰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
 二日承小月三日从月羣聲周書哉生霸棟案今薛宣古文魄作𠃉
 古戟字未詳

案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入聲二十二陌𠃉字注古尚書丁度集
 韻十入聲十九鐸𠃉月始生三日又二十陌霸月始生古作𠃉
 蓋皆本隸古武成也惟說文三干部𠃉字注云不順也从干下
 口𠃉之也並非古文戟字惠說誤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序自唐至今有集古篆繕寫之尚書號壁中本
 經典釋文敘錄曰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
 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按此則自唐

以前久有此偽書蓋集說文字林魏石經及一切離奇之字為之傳至
 郭忠恕作古文尚書釋文徐楚金賈昌朝夏竦丁度宋次道王仲至晁
 公武宋公序朱元晦蔡仲默王伯厚皆見之公武刻石於蜀薛季宣取
 為書古文訓此書偽中之偽不足深辨今或以為此即偽孔序所謂隸
 古者亦非也 一堯典曰若稽古蔡氏沈云曰粵通古文作粵云古文
 者謂宋時宋次道王仲至家古文尚書晁公武刻石蜀中薛季宣據之
 為書古文訓者也宋人多誤認此為壁中真本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困學紀聞曰晁景迂云古文定作正開元誤作定玉裁按晁氏所謂古
 文即宋次道王仲至家之古文尚書薛氏季宣書古文訓作正是也此
 竊史記正字耳衛賈馬鄭本自作定

阮元尚書注疏校勘記序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校古文尚書上之宋
 初仍不甚行至呂大防得於宋次道王仲至家而晁公武取以刻石薛

季宣據以作訓然後大顯今按釋文序錄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季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寫用晁氏讀書志云陸德明獨存一二於釋文此正與古字無幾之說相合晁氏又云以古文尙書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夫釋文所存僅止一二就此一二之中復小有異同則全經不合者必十之八九其爲贗本無疑然觀陸氏之言則穿鑿立異自古而然不獨郭氏也

案良齋書古文訓所載經文出于東晉僞古文既行以後 四

庫提要及段氏尙書撰異阮氏尙書校勘記論之詳矣然此本

雖晚出尙在天寶以前未經衛包刊改阮氏疑爲郭忠恕故書

正字轉藉此存其一二卽以堯典一篇覈之曰若稽古曰作粵

與李善文選東都賦注所引合曰放勳勳作勳與說文卣部殂

字注引勳乃殂合允恭克讓讓作攘與漢書藝文志合平秩東

作秩作艷與說文豐部注合以殷仲春仲作中與史記五帝本

紀合平秩南訛訛作僞與漢書王莽傳及影宋本經典釋文周

音義合寅餞納日餞作淺與集韻二十壘引馬融讀合身獸毼

毛毼毛作毼毼與說文毛部毼字注合其工方鳩僞功鳩作逖

僞作孱與說文毛部逖字注合象恭滔天恭作龔與漢書王尊

傳合蕩蕩懷山襄陵懷作襄與漢書地理志合有能俾乂乂作

嬖與說文辟部嬖字注合明明揚側陋揚作敷側作仄與文選

宋書恩倖傳論注合若此之類並根據輿博或尙魏晉舊文之

僅存者未必盡出於掇拾倘得振奇好古之士博稽精覈存其

雅正芟其詭異勒成一書不猶瘡于誦衛包陳鄂諸人展轉改

竄之本乎

又案此書通志堂所刊本何氏焯謂出于宋本其第一卷失第
 四葉所缺經文二十三字遂不可攷其他字形舛誤往往彼此
 互異良由隸寫古文筆畫奇詭既非寫官所能摹復非淺儒所
 能校非以說文古籀及羣書援引壁經逸字互相讎覈不能復
 隸古之舊也至段氏撰異于堯典宅嵎夷下曰按徐楚金說文
 繫傳云古文尙書夷作鐵案見說文繫傳十此所云古文尙書
 者蓋卽後來郭忠恕所定遞傳至宋次道王仲至呂微仲晁公
 武薛季宣者也從各書鈔撮而成此條誤認今文爲古文不足
 深辨云云今檢此書作寃峒凡此本夷繫傳所舉與此不同
 當別有所出段謂卽此本誤矣

又案永嘉諸儒其學問鼎奧莫如良齋書訓隲括舊詁推闡大
 義不肩肩于章句至僞涉攷證則援据郵爲該博如釋益稷之

俞山援許叔重說謂卽會稽許說見說文釋甘誓之倂僂謂倂

囚奴也卽男子入于罪隸此周官司厲文鄭釋梓材之嫗婦引

小爾雅訓嫗爲妾婦之賤者見小爾雅廣義原文作屬與今文

亦同此說孔疏未引亦同此說孔疏未引以別于上之敬寡釋無逸之祖甲宗鄭康成

說以祖甲爲武丁子此今文尙書席舊說以祖甲爲太甲之非說見漢書章

系成傳本疏引王肅說太平御覽八十一引帝王世紀及僞孔傳並同若此諸條並精塙不刊至

於良齋生平精究輿地之學所著地理叢考九州圖志今並不

傳其訓尙書凡涉地學無不剖析詳覈禹貢山川尤所致力雖

以三江爲婁江東江松江沿庾郟之譌說此郟道元水經注二

賦說蔡氏書集傳因之揚都賦良齋謂蔡山在雅州嚴道縣

班鄭之塙此歐陽忞輿地廣記成都府路州下說蒐撫旣多

躋駁不免然自此以外則大都精審厥後蔡仲默作書集傳所

釋地理大半沿襲薛訓罕有刊易朱子雖譏其多于地名上著
功夫而所作學校貢舉私議臚列諸儒經說其尙書十家薛氏
居其一則未嘗不心折是書矣

又案經義考八十一有良齋定齋二先生書說三十卷朱子按
良齋者薛氏季宣定齋者謝氏諤不知何人合刻謝諤新喻人見周必大平
園續稟二十八據此是良齋此書宋時又有合謝氏書解刻之
謝公神道碑者然今未見傳本經義考八十一又有蕭彖集永嘉先生尙書
精意九卷所謂永嘉先生者不知何人附識

此於

宋氏晉之禹貢講義

一卷攻媿集

佚

洪範講義

一卷攻媿集

佚

陳氏傅良書鈔國史經籍志二

佚經義考八十一

案止齋陳文節公傅良宋史儒林傳四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

雍正浙江通志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戴氏溪書說經義考

佚經義考

案岷隱書說據宋史本傳益亦嘉定初應景獻太子命所作

陳氏梅叟書說書傳輯錄纂注一國史經

佚經義考

萬厯溫州府志十宋進士淳熙甲辰衛涇榜陳梅叟永嘉人黃侔有尙

書說

案董氏書傳輯錄纂注卷首列引用書名有陳氏梅叟書說

戴氏蒙書說經義考八十二

佚經義考八十二

案經義考九十四別有戴蒙禹貢辯一卷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無卷數佚

與陳潛室禹貢辯書名卷數悉同而通志府縣志並不載宋以

來書目亦未見箸錄疑涉陳書而誤載今不據補入

陳氏墟禹貢辯

一卷經義考九十四。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無卷數

佚經義考九十四注日未見

案潛室陳先生墟朱子弟子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

通志乾隆永嘉縣志儒林傳並有傳所箸禹貢辯今無傳本惟

木鐘集有論禹貢數條云以禹貢九州之次攷禹治水次第豈

其道里之使然耶要必有說問冀為帝都自帝都而左旋北而

東東而南南而西西而北永嘉志空紀事之法非施功次第

答禹貢既分天下為九州又分為五服莫是分州為貢賦設建

服為諸侯朝見設問古以封建治天下分州以為經分服以為

緯每州為二百一十國有方伯連帥以統之此其經也至其朝

也則不論州而論服若各隨道里遠近為疏數之限因四方而

分四時此其緯也經緯之分錯所以相持而法難壞答禹貢賦

法如何問九等賦法不是槩以此取民只是將諸州所管之賦

比較其高下如此猶今日某路管幾賦一般若是各以一等取

民則一州之廣其田豈無肥瘠如何一律輸賦便有不均之患

答今錄於此以見其概

洪範解

一卷 經義考九十六。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無卷數

佚 經義考九十六

書說

二卷 朱子晦菴續集三

佚

案經義考及舊府縣志塵載禹貢辯及洪範解而不載書說攷晦菴續集三荅蔡仲默書云陳器之書說二卷今漫附去是其書朱子嘗見之也今據補入所謂二卷者或即禹貢辯洪範解兩書合為一帙耳

戴氏

仔 經義考八十三
書傳 經義考八十三

佚 經義考八十三

戴氏

侗 經義考八十三
尚書家說 經義考八十三

佚 經義考八十三

孔氏

夢斗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尚書本義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孔通判夢斗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有傳

繆氏

主一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經義考八十四元史
書說 續文志一。萬厯溫州府志十七作尚書通考

佚 經義考八十四

元

陳氏

至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書傳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陳氏

剛 禹貢手鈔

一卷 經義考九十四

佚

洪範手鈔

一卷 經義考九十六

佚 經義考九十六

案潛齋陳先生剛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

平陽縣志儒林傳並有傳

劉氏 清

尙書古義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蔡璞東甌詩集七劉清字惟寅永嘉人安節先生裔孫

千頃堂書目二 中庸章句詳說下 劉清永嘉人明初隱居不仕

明

鮑氏 騏 壁經要略 經義考八十八

佚 經義考八十八

案鮑郎中騏萬厯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宦業傳並有傳

張氏 孚敬 金滕辯疑

一卷 經義考九十七。千頃堂書目二無卷數

佚 經義考九十七注曰未見

案羅山張文忠公孚敬明史一百九十六 目標張璠 雍正浙江通志

名臣傳萬厯溫州府志宦業傳乾隆永嘉縣志仕績傳並有傳

蔡氏 瓚

書經會源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作會元誤此依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乾隆平陽縣志十九

佚

案蔡訓導瓚乾隆溫州府志循吏傳乾隆平陽縣志孝友傳並

有傳

蔡氏

立身

刪補書經注

經義考九十

佚

經義考九十注曰未見

案蔡知州立身訓導瓚子乾隆溫州府志循吏傳乾隆平陽縣

志宦業傳並有傳

葉氏

耿

尚書翼訓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案葉處士耿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文

苑傳並有傳

國朝

朱氏

世杲

書經集解

九卷

嘉慶瑞安縣志九

未見

嘉慶瑞安縣志七朱世杲鴻瞻父廩生贈宣平訓導九書經集解九卷

國朝朱世杲撰禹貢圖歌已梓

周起辛宣平司訓默齋朱公墓誌銘先生諱鴻瞻姓朱氏世居瑞安之

山腰里二十世祖析居北郭東河曾祖文學瑞川公祖華巖公生先生

父東澄公為郡文學翹楚有隱德以長繼伯祖華嶽公後生先生

案乾隆溫州府志十九別載禹貢集解注瑞安朱杲東昇箸通

志及瑞安志並無之蓋即朱世杲書已梓之禹貢圖歌修志誤

復載耳

葉氏

廷瑞

尚書總義跋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

佚

孫氏

希旦

尚書顧命解

一卷

嘉慶瑞安縣志九

存

此篇注疏及蔡氏集傳之說多所未安希且少嘗讀而疑焉蓋二十年于茲矣近因亭林顧氏之說取經文反覆而推究焉乃若頗有以得其義於是徧考經解諸家之說則見其與注疏蔡傳初無以異惟薛氏吳氏於受同之說則希且所自幸以爲得之者而二家已先言之焉至於他文尙沿舊義爰以鄙見竊爲疏解以俟後之君子其中文義易曉及蔡傳之所已得者則不復出云

卷端小引

某校禮記集解畢復求先生說經之書於其家得尙書顧命解一卷顧命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又受黃朱圭幣之獻宋眉山蘇氏疑焉謂使周公在必不爲此

晁公武曰蘇氏之說又本於蘇氏覺覺仕元祐時

而石林葉氏曰康王之

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召公權一時之宜正君臣之分禮之變非禮之失也止齋陳氏亦以爲召公畢公皆盛德大老豈不知禮蓋見周公以

叔父之親擁戴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公之忠誠則王室幾搖故於康王之立特爲非常之禮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意遠矣東萊呂氏同此說蘇氏之論主於守經而不知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天子之禮又與諸侯不同未可援喪服行冠禮及春秋諸侯之禮推之也葉陳呂氏之說出於達權是又不免以後世功利之見求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未必其果有合也且成康之世固周家太平極盛時也又曷爲有不得已而創此非常之禮哉朱子以爲易世授受國之大事當嚴其禮此誠千古不易之論矣其言王侯以國爲家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喪也則猶未盡卽乎天理人心之安者也康侯胡氏又云是時成王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人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於是成服而宅憂不知天子七日而殯既殯而成服自乙丑至癸酉凡九日殯已三日矣而猶未成服豈有

是哉此皆求其說不得而強爲之辭者也亭林顧氏直謂其中有脫簡詳見日知錄先生讀而趨之又取經文反覆而推究焉而其說加備至於疏解它文補正舊說所未盡者皆由參考禮經得之而益知先生三禮之學通之諸經而無弗協也刻禮記集解成遂以此附卷於後以廣其傳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刊正補輯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至哉言乎余刻是解故又備述宋儒之說於此以俟學者審焉同治戊辰三月族子某謹跋

仲父
止庵
先生
跋

案敬軒孫編修希旦嘉慶瑞安縣志儒林傳有傳顧命解據良齋薛氏書古文訓草廬吳氏書纂言說定受同爲禮醮之儀而廣其義云孔傳謂受同以祭於是後之說者皆以受同爲祭先王夫喪中固無祭若以爲告祭則亦必有祝以接神又必有告

神之辭而此皆無之蓋此爲成王傳顧命於康王而非有所告於成王也何祭之有士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蓋醮之者所以禮之也父將以大事命其子必先有以禮之親迎且然況傳之天下乎故大保之同所以爲成王禮康王者也大保爲成王禮康王猶士昏禮奠菜老醴婦于房中之義也其說根據禮經邽爲明塙惟疑吉服傳命釋冕反喪於禮未合故從亭林顧氏說見日知錄二謂書文有脫簡自狄設黼展綴衣以下當屬之康王之誥爲明年正月康王卽位朝諸侯之事則後學所不能無疑者班固白虎通義爵篇云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尙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同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同稱王以接諸

侯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可曠
 年無君故踰年乃即位改元元以名年年以紀事君統事見矣
 而未發號令也何以知踰年即位改元也春秋傳曰以諸侯踰
 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曰夫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傳曰天子三
 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
 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
 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阼為主南面朝臣
 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
 以上並通義文其釋此書為即繼體之位于義最精蓋天下不可一日
 無君故於既殯之後一日即行傳命授位之禮而殯鄭康成注



曲禮謂大人以上皆以死之明日數今成王以乙丑崩由丙寅
 數至癸酉適得八日故書疏引鄭書注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
 此經狄設黼辰綴衣即蒙上癸酉以正大統而杜覬覬其儀節
 伯相命士須材故知為殯後一日蓋視逾年即位稍為疏略春秋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
 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公羊穀梁皆謂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
 即位定公時雖權臣執命而二傳於此無貶詞亦可證樞在殯
 可行即位之禮矣漢藝文志載尚書脫簡止有酒誥餘篇未聞
 至於此經之義求之古訓本無違悖亦不必定為脫簡而後可
 通亭林命世大儒編修禮學亦為吾鄉之冠然知者千慮不無
 一失故輒陳評論竊坳康成讚辨二鄭之義焉近儒陽湖惲敬
初集二有顧命辨云顧氏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書曰王麻冕黼
裳是踰年之君也卒哭而耐今書曰諸侯出廟門俛是既耐之
後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書曰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
率西方諸侯是既葬之後也敬按公羊傳始終之義一年不
君故未葬稱子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孝子之
心則三年不忍當故諸侯于封內三年稱子天子亦然雖然顧

命者布之天下傳之後世者也即位之首稱子以臨可乎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是踰年未葬稱公也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葬景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是已葬未踰年稱王也是故即位不書子則顧命不得稱王逆子釗稱子王麻冕補裳稱王皆禮也孔子曰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馬故曰廟且古者寢與廟有同稱焉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是也廟門之說何疑于既耐乎蘇氏曰諸侯蓋以問疾至者顧氏以為不然矣雖然伯者也諸侯之內非會葬遂無諸侯之至者乎顧氏為領于二伯者也而于經有不可疑于既葬乎抑葬耐之說顧氏為踰年即位證也而于崩葬當在十一月葬則舉諡而日新陟王何欺憚氏此辨規駁亭林脫簡之說最精塙故附錄之於此

詩類

宋

陳氏 鵬飛 陳氏詩解

二十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二直齋書錄解題二玉海二十八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一經義考一 五百

未見 經義考一百五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二陳氏詩解二十卷右皇朝陳少南撰直齋書錄解題二詩解二十卷陳鵬飛撰不解商魯二頌以為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深寧先生不以為然予謂先生是說蓋亦取尊君抑臣之義有為言之也

案陳氏詩解錢謙益絳雲樓書目補遺有之 此據舊鈔本絳雲樓書目粵東伍氏

刻本無是 國朝初時尚有傳本今則不復可得矣

薛氏 季宣 詩性情說 良齋浪語 集二十七

佚 經義考一百七

反古詩說自序紹興己卯冬走初本之詩序述廣序越四歲癸未解官自東鄂始因其說而次第之名之反古詩說或者尤之曰詩古無說今子盡培先儒之說而自為之說真古之遺說乎抑亦未能脫於胃臆之

私乎曰固也古之無詩說也三百五篇之義詩序備矣由七十子之徒
沒經教汨於異端齊魯毛韓家自爲說凱風之義自孟軻氏已失其傳
由軻而來於今又二經義考一百一十七載作已千祀矣今之說而謂之古宜未免乎
胷臆之私人之性情古猶今也可以今不如古乎求之於心本之於序
是猶古之道也先儒於此何加焉弃序而槩之先儒宜今之不如古也
反古之說於是以戾然則反古之道又何疑爲莊姜之詩不云乎我思
古人實獲我心言志同也志同而事一則古今一道爾天命之謂性庸
有二理哉是則反古詩說未爲戾已記有之曰人莫不知苗之碩莫知
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已而蔽於物則古之性情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
孰經義考作能通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物因詩以求序則反
古之說其殆庶幾乎長齋浪語
又書詩性情說後走述詩反古說州人項頤用中不吾與曰子今人也

爲古詩傳安知古之不如今也而以反古爲說不亦虛乎走初不入其
語久而思之曰用中之言正中吾過夫人者中和之萃性情之所鍾也
遂古方來其道一而已矣修其性見其情振古如斯何反古之云說項
規吾過不亦宜乎更以性情名篇而書其後曰情生於性性本乎天凡
人之情樂得其欲六情之發是皆原於天性者也先王有禮樂仁義養
之於內慶賞刑威篤之於外君子各得其性小人各得其欲於是時也
君臣吁謨廟堂尊德樂道其民養老慈幼含哺鼓腹雅頌之作不過寫
心戒勸告厥成功而已後王滅德而後怨慕興焉於書虞之敕天元首
夏之五子之歌於詩幽頌雅南皆是物也言之不足至於形容歌詠有
不可以單淺求者此二南之風爲先王之高旨上失其道監誦旣設道
路以目雅風世變觸物見志往往託之鳥獸草木蟲魚是非盛世之風
有爲爲之也其發乎情止乎禮義吟詠以諷怨慕之道存焉仲尼參諸

風雅之閒以性情存焉爾危行言孫將以順適其性而用之利遵五諫以諷爲上茲其理也周士賦詩見意騷人遠取諸物漢之樂府託閨情以語君臣之際流風餘俗猶有存者詩家之說變風變雅一諸雅正先王之風意怨謗爲性情指斥言爲禮義近求諸內自有不能堪其事者遠又不能參諸楚騷樂府之意其何性情之得而又奚以上通古人之志用情正性古猶今也然則復古之說未若性情之近也曰性情說古人其舍諸良齋浪語集二十七

困學紀聞三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

案良齋說詩初爲廣序紹興癸未重易彙改名復古詩說後又改爲詩性情說浪語集所載敘跋自述甚明經義考一百七載復古詩說注云一名詩性情說且塵錄復古詩說敘而書詩性

情說後一篇竟未采入疑朱氏所見浪語集或非完本故於改名之故未能瞭也復古詩說據自敘蓋專宗小序以訂正異說

復古之名固不虛耳項氏疑之殆亦爲攻擊小序之論者乎萬

溫州府志十隆興癸未進士項頤永嘉人監大軍倉

陳氏傳良

毛詩解詁

曹叔遠止齋文集敘作詩訓義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甲作詩傳世善堂藏書目錄上續文獻通考一百七

十三並作毛詩解今從止齋文集附錄蔡幼學行狀

二十卷

經義考一百七

佚經義考一百七

四朝聞見錄甲止齋陳氏傳良字君舉永嘉人考亭視爲畏友考亭先生晚注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偷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

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荅以公近與陸子靜鬪辨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注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建安袁氏申儒爲公門人序其傳末

蔡幼學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公有毛氏詩解詁二十卷周禮說三卷春秋後傳十五卷左氏章指三十卷平生篤於學易嘗爲之說而未及就止齋文集附錄

朱子語類八十一問器遠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爲君子之仇匹這便是后妃之德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卻有意思

陳埴木鐘集六止齋謂檜亡爲東周之始曹亡爲春秋之終乃以爲聖

人係曹檜之詩於國風之末卽其思周道思治之語爲傷無王無伯之驗愚謂周之東遷豈專關於一檜之亡而春秋之終豈專係於一曹之亡止齋之言是歟非歟案以上問

詩序出於漢儒不可憑據春秋傷無伯之說亦是說者之談聖人作春秋決不解主張伯道以詩序證春秋自是船上繫帆但止齋之言意謂當無王無霸之時唯小國滅亡最先故小國思患最切是以聖人繫詩作春秋每於小國觀世變非謂由此二國致禍也

困學紀聞三止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鄘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鄘然君子以爲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幽終

案止齋文集二十八荅張端士弟三書云毛氏詩傳洙汨有年

久欲為發明之因附已見其下且以補呂塾之缺自今夏落筆
近緣過客廢矣未期其成就也有暇見過略觀綱目為佳可見
止齋治詩恪守毛故不為新說與葉氏四朝聞見錄所述可互
證又第二書云某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更侵砌結
裏詩傳弟四書云某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
浸久是結裏之證也萬事已置勿論惟春秋後傳垂成尙欠刪
潤不免病中勉強詩說盡幽風雅頌亦未落筆此書又看天命
如何耳據曹叔遠序止齋文集云未脫稟有詩訓義則與張書
疑卽止齋卒年之作所謂風雅頌尙未落筆者後未知竟何如
也止齋詩解明時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尙載有鈔本今則不
可復得矣宋代說詩宗序傳者自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范
處義詩補傳外塵得止齋此書乃呂范兩書今皆尙有傳本而

解詰竟歸散佚古訓不明不重可惜哉

又案止齋文集三十八答朱元晦第二書云某衰惰之跡幾自

絕口門廡明正德本誤廣而長者口尙教之便中再拜真翰之

祝感激不可言口陳本作承此先施豈口陳本作忘附報官事

擾擾及今始遭辱幸察之非敢望也來徵詩說甚荷口包所見

何稟豈向時聚徒所為講義之類則削稟久矣年來時時諷誦

偶有興發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誠有之當於長者有隱耶

又集三十七答胡季隨書云近得晦菴書索詩說某初無詩說亦告者之過也與此可互證區區愚見但以

雅頌之音口勺明本勺上缺一字陳本作消鑠羣慝訓故意朱子語類

世房中歌語類及明本並不誤羣慝訓故意疑當作章各本並同句付之

諸生尊意以為何如每懷企慕三十年閒不在人後會并差池

未有瞻侍之幸聞見異同無從口陳本作指語類正閒欲以書

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口陳本作至語類作又明本缺

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學者轉務夸毗浸

失本指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

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不數月還浙可圖即償此願

尺楮匆匆但有悃結此書足及朱陳論學異同正德本文多刊缺陳本逞肌增改殊不足據朱子語類所

載亦非全文今故具錄於此以便攷覈葉氏所述蓋即指此書至所稱以千七百

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為淫奔之具偷期之所等語則

集中未見或出袁申儒序述止齋語也其言明確自可箴考亭

之失而近人當途夏忻讀詩劄記乃深致詆排以為止齋傲然

自大且曰毛公彤管之傳未見成文其所說彤管亦不過御夕

進退之法非關大典千七百年不知何所指也又謂朱子以彤

管為淫奔之具不惟集傳無此四字且淫奔之具果係何具鄙

俚之談實所未解又鄭釋城闕以為國人廢業但好登高毛公

所謂乘城而見闕是也朱傳輕儇放恣亦是往來之兒何嘗以

城闕即為學校之地乎偷期之所集傳亦無此語以上皆夏氏讀詩劄記語

且錄朱子年譜節引止齋書以為位置之高不可一世之概具

見言表今考止齋與朱子原書詞氣和平絕無敖睨之語夏氏

未見止齋止據節引之語字句譌奪不一而足不復詳考遽用

深譏不亦謬乎至毛傳彤管之說在今雖無可攷然毛公先秦

大儒其述古制必非無徵況毛詩西漢之末始行而武帝時董

仲舒荅牛亨問已有彤管之說崔豹古今注下引劉向本習魯詩而五

經要義說彤管與故訓傳合歐陽詢藝文類聚十五引可證毛詩自有所本

且左氏定九年傳亦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雖未明言彤管

為女史之禮然其非淫褻之物固無可疑也夏氏一意尊朱于毛

之誤又因詩詁禮說書名偶同而易庵復為止齋學侶縣揣其為賡續而作實無塙證也其後謝山補定學案於易庵小傳止云著毛詩解詁周禮說皆不著續字其續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則并不列其目是謝山亦自知其不足據矣馮氏所引學案割述舛誤至多今不悉辨也謹發其凡於此

林氏拱辰詩傳經義考一百八

佚經義考一百八

萬厯溫州府志十一林拱辰有詩傳刊於平江

案林安撫拱辰萬厯溫州府志乾隆平陽縣志宦業傳並有傳

宋時平江府屬兩浙西路浙西提刑提舉於此置司見祝穆方輿勝覽二

蘇蘇州府范成大吳郡志七提舉常平茶鹽事朝奉郎林拱

辰嘉定元年閏四月到任二年除直祕閣淮東運判是拱辰嘗

為浙西提舉舊府縣志並未載詩傳之刻當在其時矣

戴氏溪續呂氏家塾讀詩記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竝入竝作續讀詩紀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作續詩記今從四庫全書總目十五

三卷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宋史藝文志一四庫全書總目十五

闕經義考一百八注曰未見武英殿擺印本張海鵬墨海金壺刊本

直齋書錄解題二岷隱續讀詩記三卷戴溪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

呂氏於字訓章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為名其實自述已意亦多

不用小序

四庫全書總目十五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永樂大典本宋戴溪所續呂

祖謙之書也溪永嘉人淳熙五年為別頭省試第一歷官工部尚書華

文閣學士卒贈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閒賜諡文端事蹟具宋史儒林

傳傳稱溪字肖望黃震日鈔亦同而沈光作溪春秋講義序稱字少望

震爲溪同時人不應有誤溪子摘刊父遺書乞光作序亦不應有誤或
溪有二字歟溪以呂氏家塾讀詩記取毛傳爲宗折衷眾說於名物訓
詁最爲詳悉而篇內微旨詞外寄託或有未貫乃作此書以補之故以
續記爲名實則自述己意非盡墨守祖謙之說也其中如謂標梅爲父
母擇婿有狐爲國人之憫鰥甘棠非受民訟行露非爲侵陵故書錄解
題謂其大旨不甚主小序然皆平心靜氣玩索詩人之旨與預存成見
必欲攻毛鄭而去之者固自有殊溫州志稱溪平實簡易求聖賢用心
不爲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服其理到於此書可見一斑矣原本三卷
久佚不傳散見於永樂大典中者尙得十之七八謹綴緝成帙仍釐爲
三卷永樂大典詩字一韻闕卷獨多其原序總綱無從補錄則亦姑闕
焉

黃震慈谿黃氏日鈔四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
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詩之未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
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爲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
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爲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
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記 螽斯戴岷隱
云螽斯喻子孫非喻后妃愚按螽斯羽振振兮是詠子孫宜爾字方是
指后妃 芣苢戴氏謂此詩見一時同輩相與之樂此語蓋得其氣象
有齊季女諸家以季女爲指大夫妻蓋已嫁者也古注以爲古者先
嫁三月教于公宮教成祭之戴岷隱取其說云與昏義合 甘棠古說
謂召伯聽訟不欲勞民而就之也岷隱謂召伯行省風俗偶憩棠下非
必受民訟亦非有意於不擾晦庵雪山華谷並合 案雪山王質著詩總
聞華谷嚴粲著詩緝
行露岷隱謂男有強委聘者女不從而訟引烈女傳爲證則詩序侵陵
之說殆非也特不成婚而訟耳 標有梅諸家皆以爲女子之情岷隱

云求我庶士擇壻之詞父母之心也合從之 不我以其後也悔岷隱云不我以正是置之於無所與事之地非遇勤勞也已乃寬釋曰久當自悔且有以處我嘯歌以俟時不必過為戚戚也無所怨尤此為媵之美愚按此說得之諸家皆泥序文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古說多未明惟岷隱云自憐其誠切而意不得伸也愚按詩云洵美且異則洵為誠信之意岷隱近之 桑中自詩序至毛鄭至禮記以桑閒濮上為亡國之音皆以此詩為淫奔者之詩故近世晦庵詩傳岷隱續詩記華谷詩緝言人人同 永矢弗諼程以為弗忘君但後章弗過弗告處難通今詩傳詩緝與岷隱皆謂不與世接弗諼者不忘此樂也 有狐綏綏毛以為匹行貌朱反之以為獨行求匹貌李迂仲祖毛說云狐尚匹行而女乃無夫家戴岷隱以綏綏為安閑不迫似皆得詩意諸家祖朱說而反古說者特以狐非美物不欲以綏綏為安閑言其善狀耳然恐詩人



託物起興不以此拘也心之憂矣之子無裳諸家主古說以為婦人欲嫁之辭岷隱謂國人作也云未有妃耦猶之可也衣帶之屬無與治之此可念爾亦覺優游得詩人之意 獻于公所晦庵以公為莊公華谷遂以為叔段在鄭從莊公出田暴虎以獻氣凌其兄岷隱曰言勇力之士暴虎以獻于叔也此詩御中節射中度既事而退意甚閒暇知暴虎者非指叔言也愚按公所之公非公侯之公也段為京城之主其所寓即公所也此句恐合依岷隱說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古說皆謂賢妃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為雞聲戴氏曰哀公荒淫雞鳴矣乃託辭曰此蒼蠅之聲爾東方明矣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光爾一以為賢妃之言一以為哀公之言未知孰是 東方之日諸家皆以日為喻君然詩中似無此意惟戴岷隱云男女相奔不夙則莫日出早也月出莫也此為近事情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古說謂女嫁三月廟見方執婦功女者

未見廟之稱而使之縫裳是爲儉急晦庵亦從之特好人提提古說亦以爲新昏之婦晦庵則以爲大人云大人之儀容如此若無可刺惟褊心爲可刺耳至雪山岷隱華谷三家則以古說爲未然岷隱云謂葛屨可以履霜不計其厚薄謂女手可以縫裳不擇其能否纖夫細兒矜情衣服顧影自喜時亦有之彼非不楚楚然可愛惟是褊心是以爲刺也無衣詩中之詞則戴岷隱得之曰己不請命於天子其大夫乃爲之請命於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强大不肖少屈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憤豈曰無衣自詭强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是時晉猶未强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辭也外示强大中實歉然真情所見不可掩也三昧此說則晉不容不假重於周又不肖甘心輸情於周周王之受賂正墮其奸謀無衣之詩尙足爲美也哉 載儉歆驕諸家皆以

爲田犬名長喙曰儉短喙曰歆驕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三家以爲田畢而遊園載儉於輜車以歆其驕逸 矜其車甲戴岷隱曰襄公志在復仇婦人閱其君子無怨詞焉 蜉蝣朝生而暮死岷隱謂非朝生暮死乃生於土中朝出而暮死喻微有浮驕鮮不速亡者 一之日二之日岷隱曰一日二日說者以爲周正豳風先公之事周未建正也夫數窮於十自正月至十月數之窮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日自一而數之避月而言日者懼其與月相亂也愚按晦翁云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二說相參方備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岷隱曰此詩三言公子獨以同歸爲女公子亦恐不然癡女子觀公子之貴庶幾與之同歸亦人情之相念也 改歲東萊曰十月而日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尙矣岷隱曰十一月謂之改歲者蓋十二辰至于亥而止復起于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 周道倭遲

不遑將父諸家皆以將爲養戴氏曰將非養也扶持奉侍之謂 靡盬
戴云苦而易敗爲之鹽苟成必易敗故出使之不可亟歸者謂王事之
不可使易敗也 庭燎夜如何其古說皆爲宣王夜興而問早晚戴岷
隱曰夜如何其非宣王之間也詩人見庭燎之光聞鸞和之聲知天子
之視朝問夜何時乎夜猶未央也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此二句古無
成說東萊以爲責在位之公侯曰賢者去朝時事可知爾公侯猶逸豫
而不知懼乎其說已爲明白戴岷隱亦云公侯不以賢才爲念逸豫無
度賢者不肖畱 無將大車戴云詩意未嘗及小人非悔將小人也世
既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於事與無田甫田之意同 楚楚者茨言抽
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岷隱曰去茨棘而藝黍稷 陶復陶穴古謂
陶爲窰復爲重複之窰穴爲陶其壤而穴之言土室也蓋謂古公亶父
居其窰窰土室之中如此愚按窰窰者陶瓦之地非人生所居之地也

王雪山曰陶今之土墜也以陶爲蓋於其上謂之復以陶爲基於其下
謂之穴此言以土墜爲居也戴岷隱曰先陶于復穴將以營室家此言
以未有室家而陶瓦也二者視古說不同而稍近人情覺岷隱之說爲
尤近 假樂諸家以六句爲章岷隱華谷以四句爲章文義甚順 無
不能止戴曰靡有不能而止者 陟降庭止古以庭訓直晦庵以爲若
見其陟降在庭義極明白戴說同 湯孫諸儒皆以湯孫爲指時王之
主祭者岷隱始謂詩曰於赫湯孫則湯孫不應自誇遂指爲商世之先
三然下文云湯孫之將則先王豈自奉祭祀耶樂以悅神故曰於赫湯
孫穆穆厥聲以侈言其樂之美如飲食云苾苾芬芬以侈言其飲食之
美凡以悅神非自誇也武王之祝山川也自稱有道曾孫古人初無後
世之嫌直以契合神心而已

經義考一百八賦雄曰戴岷隱謂有狐爲國人憫鰥夫則表國人之仁

心固勝於彰寡婦之淫志其謂標有梅父母之心也求我庶士乃擇婿之辭至哉言乎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美八以案岷隱續讀詩記最爲黃東發所推明以來久無傳本乾隆閒
始從永樂大典輯出國風缺十二篇小雅缺十篇大雅缺五篇
三頌不三頌缺四篇若標有梅無衣諸篇說見於黃氏日鈔者大典並
主樂者缺重輯本始据日鈔補錄蓋其佚者多矣其書雖云廣續呂記
良其然體例與彼迥異逐篇各自爲說不復臚列舊訓持論醇正於
不雅曲說芟除殆盡而反覆闡明多得詩旨其閒如行露旄北
兩篇引列女傳何彼禮矣篇引左傳杜注有女同車篇引長樂
劉氏說鼓鐘篇引鄭箋說亦偶有援證然寥寥數條殊不多觀
蓋意在綜貫大義不以攷訂見長也

詩說

三卷 萬厯溫州府志十七

佚

案岷隱詩說嘉定初應景獻太子命所作見宋史本傳萬厯溫州府志藝文門載其卷數與續讀詩記同則疑詩記乃就詩說彙本重爲刊定者惜詩記原序今已不存無可攷覈也

錢氏 文子白石詩傳

二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九宋史藝文志一國史經籍志二授經圖四作十卷經義考一百九引宋志作三十卷

未見 經義考一百九注曰存

魏了翁序古之言詩以見志者載於魯論左傳及子思孟子諸書與今之爲詩事實文義音韻章句之不合者蓋十六七而貫融精粗耦合事

溫州經義考

卷二

變不啻自其口出大抵作者本諸性情之正而說者亦以發其性情之實不拘拘於文辭也自孔孟氏歿遺言僅存乃皆去籍焚書之餘編殘簡脫師異指殊歷漢魏晉隋久而無所統一上之人思所以救之於是尚書存孔三禮存鄭易非王氏不宗春秋惟優左杜詩專取毛鄭士豈無耳目肺腸而不能以自信也則寧倍往聖不刊之經毋違時王所主之傳所謂傳者千百家中一人耳而一時好尚遂定爲學者之正鵠佔畢訓故悉惟其意違之則曰是非經指也以他書且不可況言詩乎詩之專於毛鄭其來已久舍是誠無所宗然其間有淺闇拘迫之說非皆毛鄭之過序文自一言而下皆歷世講師因文起義傳會穿鑿之說乃敢與經文錯行而人不以爲疑毛傳簡要平實無臆說無改字於序文無所與猶足以存舊聞開來哲至鄭氏惟序是信則往往遷就迎合傳以三禮彼其於詩於禮文同而釋異已且不能以自信也而流及後世

則皆推之以爲不可遷之宗迨我國朝之盛然後歐蘇程張諸儒昉以聖賢之意是正其說人知末師之不可盡信則相與辨序文正古音破改字之謬闢專門之隘各有以自靖自獻極於近世呂成公集眾善存異本朱文公復古經主叶韻然後興觀羣怨之旨可以吟詠體習庶幾其無遺憾矣永嘉錢氏又併去講師增益之說惟存序首一言約文述指篇爲一贊凡舊說之涉乎矜己訕上傷俗害倫者皆在所不取題曰錢氏集傳又別爲詁釋如爾雅類例者使人便於習讀始公奉使成都嘗出以示予至是門人丁文伯黼起家守廬陵將爲板行而屬予題辭嗚呼聖人之經猶王室也二牧三監九宗五正相與同心僂力黜其不衷疆以周索雖匪風下泉之弱也苟有是志猶足以維持人心況鉅人价藩實翰王略予懼不得與於執事其何敢辭錢公名文子字文季永嘉人蚤以明經厲志有聲庠序仕至宗正少卿學術行誼爲士人宗仰

云經義考一百九

喬行簡序詩者人心之所存有感而後發者也故國風雅頌莫非憂樂怨慕之所形見言詩者必自夫治道之隆替詩人之性情而索之斯足以得其意而達其微泥諸儒襍出之說而無優柔自求之功則其義隱矣小序之於詩其說固未必皆不然也前輩之傳詩乃有削去而不存者今白石先生之詩傳亦獨有取於篇首之一言豈非前後講師各出已見聞不免於自相背戾而適以紊亂詩人之意乎士方入小學時詩之與序混然於句讀誦習之初彼固視之皆經也迨夫稍通大義序之說或主於內且將牽合詩意以就之此其為詩之病痼矣志於傳授解惑者苟不為之拔其本根而去其所先入安能使之以詩求詩而自有所得哉此殆黜異尊經之意故雖若失之易而不暇問也至於他所發明如世變之自興而趨廢人情之懷舊而愴新或致愛於君而引咎於

己或委順於天而無惡於人者先生尤致意然亦不過一章之中釋以數語一篇之後贊以數辭而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固已為之煥然善逆詩人之志者豈必待辭費哉行簡昔嘗從先生游聽言論如引岷江下三峽滔滔乎其無涯也今是書乃謹嚴簡要如此則知先生之學自博而之約歲殊而月異矣同門湯尹程嘗為余述先生病革時言曰吾於詩傳尚多欲有所更定又以見其用功之不已所詣之益深也先生姓錢氏諱文子字文季永嘉人入太學以兩優解褐仕至宗正少卿乾淳諸老之後歸然後學宗師白石其徒號之也沒今二十餘年司馬文正公之孫述自尚書郎出守永嘉行簡知先生有是書而未廣也又知郡太守之賢可屬以此乃訪求於湯尹之姪時大俾偕詣釋刻諸郡齋云紹定六年六月朔經義考一百九

直齋書錄解題

卷二

二白石詩傳二十卷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文季撰所

居白石巖因以為號

詩訓詁授經圖詩四作詩故訓今從宋史藝文志一經義考一百九

三卷宋史藝文志一授經圖詩四經義考一百九

未見經義考一百九注曰存

經義考一百九引徐秉義曰錢氏詩詁三卷曰釋天曰釋地曰釋山曰

釋水曰釋人曰釋言曰釋禮曰釋樂曰釋宮曰釋器曰釋車曰釋服曰

釋食曰釋禽曰釋獸曰釋蟲曰釋魚曰釋草曰釋木凡一十九門

案白石錢少卿文子冲虛處士朝彥子萬厯溫州府志道光樂

清縣志儒林傳並有傳詩傳訓詁宋時有廬陵永嘉兩刻本其

書國初時尚存絳雲樓書目補遺及經義考並列其目乾隆

以來儲臧之家於宋元祕籍搜訪不遺餘力而此二書絕無著

錄不知天壤內尚有傳本否鶴山魏文靖公序偁其去講師增

益之說惟存序首一言約文述旨篇為一贊題曰錢氏集傳又

別為詁釋如爾雅類例者使人便於習讀是白石此書亦彙括

閱旨逐篇總釋與戴氏續讀詩記體例相似而訓詁字義別纂

專書則較戴記尤為詳備其云篇為一贊疑原書即以篇後總

釋目之為贊鄭康成有易贊書贊孔穎達尚書序正義云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注

解故也白石蓋亦竊取斯義白石別有論語傳贊以蔡節論語集說所引考

之亦係訓釋之語是其塙證非必如史家論贊之體也至魏序

云題曰錢氏集傳而書錄解題以下諸家目錄並止偁詩傳今

既未見其書原本標題傳上有集字與否未可臆定也

案陸德明毛詩釋文引鄭康成詩譜謂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

至唐成伯嶼毛詩指說始云眾篇小序子夏惟裁初句其下皆

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詞其說考之於古頗為符合然

未嘗區分優劣也自北宋邱鑄作周詩集解只取序中第一句後句則削之邱書今不傳此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一厥後說詩諸家如蘇轍集傳

李樛詳解並祖其論白石此書亦惟存序首一言蓋與邱蘇李

三家說同雖信古未篤然猶瘡於擯棄序傳而以憑虛臆測求

風雅之旨者矣

湯氏

建

詩衍義

續文獻通考一百七十三經義考一百八。萬厯溫州府志十七作詩經衍義

佚

經義考一百八

戴氏

仔

詩傳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四十一

佚

王氏

與之

詩說

袁甫蒙齋集十一

佚

案東巖王通判與之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咸豐樂清縣志儒

林傳並有傳所著詩說宋以來書目並未著錄舊府縣志亦不

載惟蒙齋集十一贈王次點弟二序曰有關睢麟趾之意而後

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其先儒之確論乎王君次點作周禮訂義

予猶不獲盡觀全書且未見次點所述詩說噫說關睢麟趾之

詩易耳關睢麟趾之化惟三代聖王能之後世之漢高皇唐太

宗尚不足進此然則周官將何時而可行乎曰聖經與天地並

世有否泰道無終極有王者作克己以正本齊家以範物宮府

一體朝廷邦國為一人左右瞽御皆良士后妃嬪婦無私謁廢

置誅賞盡出于一人而奇衮不正之習無纖介奸乎其間此關

睢麟趾之化而即周官法度之所由行也余雖未見詩說固可

以心會矣蓋袁氏亦未見其書也

又案戴文子浣川集五樂清王次點東巖記王君次點以詩書

周官太史班范書東嚮為人師者二十年其學長於講說引類貫倫斂博歸約爲文峻潔雄特下筆不自休文子之言如此亦足徵東巖于周官之外又治詩書三史矣

方氏 繼學 詩經本旨 閣卷陳氏清穎一源集二

失

項氏 喬 詩臆說 歐東私錄十

佚

案歐東項參政喬萬厯溫州府志理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永嘉縣志文苑傳並有傳所著詩臆說舊府縣志未載惟初刻歐東私錄十載其爲廣東參政時公牘有爲校正詩經通解事云照得詩經雖有朱子集注而近世說詩者爲舉業所累分章析句截前塔後遷就其題目而詩之本旨遠矣已經本道與張

提學希舉會委從化縣教諭傅暘明新興縣教諭林章取少詹事黃泰泉公佐詩笏通都憲李三洲公義壯詩備忘及本道詩臆說隨宜損益合成詩經通解以示後之讀詩者云云是歐東曾著是書今與傅暘明林章所輯詩經通解並未見傳本

夏氏 大揮 詩經漁樵野說

六冊

遜學齋藏鈔本

漁樵野說吾鄉逸民夏氏爲毛詩詳說之也漢初言詩者四家申公先達故魯詩先立學官轅固生韓嬰繼出異流同源並行於世惟毛氏纘緒西河顯最遲而行益遠三家漸以衰息加以鄭箋孔義辨證精詳毛詩蓋無遺說矣是以魏晉以還儒者咸尊經學於易書禮傳羣議紛煩獨於詩未聞歧義宋儒興獨尊德性指心爲師期以理道求一貫遂迅

掃漢唐舊疏詩經始有朱子章句自後取士者奉爲功令而毛詩亦衰矣不知詩序不可廢也禮經典制殊時無與於後世辨者凡說聚訟朱子不無廓清之功惟詩主性情興感無端言多寄託毛詩謹守師承明作詩之毋邪使毋以辭惑此詩之體貞也原情闡義卜子夏之言詩也若韓詩外傳斷章取義藉申已說則詩之用廣也觸類旁通端木子之言詩也朱子削之望文生義多以詞害意者宜乎不厭人心也夏子前朝遺老名附乙科因世難未平隱居不仕自號逸民不欲以儒自居故仿蘇公託之漁樵其說原本正義間存朱說還其是而於詩人志意之幽深情趣之超妙

略跡傳神而於二南國風尤得

風人之旨清言雋辨匡鼎解頤殆如斯乎篇中博採諸家逸說而同時陳臥子獨多殆有同志抑嘗就正者歟先生當日禦寇靖難保全鄉里遺德在人久儀其人今二百餘年矣子姓氏微手澤無存此書余子

用霖近偶見於他氏剝蝕幾乎沈沒余幸得而讀之閒有煩冗贅說不揣固陋僭爲刪節以成完璧俟有力者助之行俾知永嘉之學後起尙有人焉不惟下邑之光也已同治十年辛未四月旣望鄉後學林鶚太沖父謹序

歲辛未泰順老友林太沖廣文以其邑先輩夏逸民先生所著詩經漁樵野說寄示先生爲殘明宏光副貢國變後希蹤夷惠隱居著書而是書郡經籍志不著錄董霞樵羅陽詩始採先生古今體詩十四首謂著有閒園詩草亦不言有此書蓋皆未之見也所說詩一本溫柔敦厚之義能於詩人言外之旨涵泳尋繹而得之一洗宋以來宗序攻序兩家門戶之見至變雅諸篇尤反覆於小人肆毒賢者蒙禍與夫天變民瘼之故不啻痛哭流涕蓋其身經板蕩蒿目糝政故言之深切詳盡如此此固黍離麥秀之感發於衷之不容已然亦有天下者之殷鑒也惟閒

有佻仄纖俗之論尙未免鍾譚習氣則明人說經之通病然爾先生風節之高今讀其書猶可想見而斯編迄今已二百年迭更寇亂其子孫猶能保守勿失亦足覘山中風俗之度亟爲寫而存之并書其後以原書還之太冲俾歸其後人尙謀所以刊布之以久其傳哉同治十一年歲在壬申九月二十三日止菴退叟孫

仲父止菴先生跋

林用霖夏逸民先生傳逸民者勝國遺老也姓

名大輝字啟涵國

變後號逸民篤學勵行困於名場宏光中始以副貢入南雍南都陷

歸隱不仕著書以自娛今所存漁樵詩說其一也

國朝

朱氏

肇濟

詩經演注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

佚

乾隆溫州府志二十七詩經演注永嘉朱肇濟楫如著

乾隆永嘉縣志二十康熙庚午舉人朱肇濟處州教授振興學校士大則之箸有詩經講義

葉氏

嘉榆

詩義解頤

寶香山館集十七

未見

刪定周頌

寶香山館集十七

溫州經籍志卷二終

吳興沈維伯校

溫州經籍志

卷二

吳興郡... 吳興郡... 吳興郡...

吳興郡... 吳興郡... 吳興郡...

吳興郡... 吳興郡... 吳興郡...

吳興郡... 吳興郡... 吳興郡...

吳興郡... 吳興郡... 吳興郡...

吳興郡... 吳興郡... 吳興郡...

吳興郡... 吳興郡... 吳興郡...

臨

示

温

酒

...